四庫全書

集部

宮教集卷六

宋　崔敦禮　撰

記六首

平江府教授廳壁記

鄉里必有學學必有師儒古之制也周之黨庠術序之法行仕焉而歸老則教於其鄉大夫為士師士為少師由漢至唐州郡興學文學博士之員列於僚佐國朝慶歷閒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論治所先務慨然詔天下

皆得立學於是設教之職有可充選者部使者郡守許以名聞熙寧以來簡置悉由於朝清其選號為外道館閣姑蘇大郡先自范文正公出守割南園之地以創學宮繼以前輩名儒相承講道文風之盛濟濟乎洋洋乎為江浙冠吁其盛哉余掌學之明年諸生合辭以請曰學舊無題名前人名氏將湮沒不傳今稽之圖籍自樂圃先生朱伯原而上所可見者五人又訪之耆老自林元孚而下繼之三十有五人雖官資歲月不能盡省而

先後之次皆可考識願刻諸石以圖永久余曰子可謂知本矣仕於郡者分職而治夜漏未盡已起纓弁束袵詣長官白事退則困吏牘埋沒不得出氣其所可否關民休戚甚則繫人之生死教官抱塵編對青衿空談其間課程無補於簿書絃歌不應於期會真若緩不急者而天下之治亂風俗之厚薄其原蓋出乎此諸儒教導余不得優劣獨攷其次安定先生翼之實首居其任先生所至務以體用之學訓學者東南之士出其門無慮

二千人其徒劉執中奏事熙寧間謂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由師之力今門人在朝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在外明體適用以教於民逮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出於時不可勝數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内之風化醇百姓安外之威靈宣四夷服治道運行諸産得宜恩肥土渥遠近咸撫固曰上之德亦一時人材出於先生之門者與有力也余生乎後時不獲親而炙之幸與二三子搜次

名氏因書其事以示後之人庶乎為典教之丕式且亦知教事之為重云乾道壬辰冬至日記

高郵主簿廳壁記

凡人有尺寸才皆欲隨短長自見處非其所類墨墨不得意若事適當爾欲開空造有出意見作可喜事則拘礙尺度動輒出位高郵淮東壯邑也邑無丞簿實贊令事鉤考外若監事若常平向總於丞號劇煩者簿悉主辦紹興辛巳郡其邑凡郡之體畧備丞事悉分於諸曹

簿所掌唯鈎稽在余初到官適逢朝廷布曠大之澤詔省簿事圖籍皆庋閣不復用則所謂簿者迺無毫髮以見清晨謁上官不交一言而退庭內閑閑日影布地時有二三子抱書在門門外彌望菜畦晚色葱翠瀧瀧聞灌溉聲亦有老農圃時輯杖來談田間占候事飯餘細履好風吹衣且不知身之有我也况為簪笏累乎廳舊無記問之老吏得前任名氏若干人書於壁

代嚴子文滁州奠枕樓記

乾道元年疆陲罷兵烽火撤警邉民父子收卷戈甲歸服田壟天子軫念兩淮休養滋育俾各安宇二千石能宣主德屬之民則居者以寧流者以還否則境内蕭條民戚戚不奠厥居八年其月滁人闕守詔用右宣教郎辛侯幼安至之日周視郛郭蕩然成墟其民編茅籍葦僑寄於瓦礫之場廬宿不修行者露盖市無鷄豚晨夕之須無得侯慨然作曰是可已也耶自兵休迄今江以北所在寧輯鷄鳴犬吠邑屋相接而獨滁若是守土者

過也余何辭於是早夜以思求所以為安集之計郡之酤肆舊頹廢不治市區寂然人無以為樂侯乃易而新之曰凡邸館所以名和氣作民之歡心也非直曰程課入云爾即館之傍築逆旅之邸宿息屏蔽罔不畢備納車聚槖各有其所四方之至者不求皆予之以歸自是流通四來商旅畢集人情愉愉上下綏泰樂生興事民用富庶既又揭樓於邸之上名之曰奠枕使其民登臨而歌舞之面城邑之清明俯閭閻之繁夥荒陋之氣一

洗而空矣樓成而落之侯舉酒樓上屬父老而告曰今日之居安乎壯者擐甲冑弱者供轉輸急呼疾步勢若星火時則思太平無事之為安水旱相仍秉耒耜者一撥不得起糶甚貴衾裯不易斗粟時則思豐年樂歲之為安驚懼盜賊困逼於饑饉蕩析爾土六親不得相保時則思按堵樂業之為安今疆事清理年穀順成連甍比屋之民各復其業吾與父老登樓以娛樂東望瓦梁清流闗山川增氣鬱乎葱葱前瞻豐山玩林壑之美想

醉翁之遺風豈不休哉侯喜其政之成移書二千里乞余文以為記余曰是不可不書也故為之書侯有文武材偉人也嘗官朝名棄疾幼安其字云

地藏經文變相圖記

敦禮世居通州自少時侍家君讀書問詩禮外無他及常言我先祖慈祥仁厚出於天性賑貧恤孤惟恐不及護物生命如護頭目視物之傷如其所愛故通人稱之不以姓以字而曰放生先祖盖嘗謂佛菩薩中誓願宏闊

莫大於地藏顯見果報使人知戒懼修省莫詳於是經
紹聖間乃以菩薩相及經文求諸變相命工繪畫揩揆
規模精思講究數年而有成既成刻之佳木作文以紀
其實於是菩薩救護衆生種種果報揭之圖像一目而
盡覯相生善無有蔽惑靖康以來其板不存而所施本
復不可得至今中夜以興夢寐追想常恐斯世之不獲
見敦禮聞家君斯言未嘗不為深嘆而流涕也隆興改
元之冬里人陳姓顯名者袖出是畫且欲獨出己力鏤

板而𠕋新之家君展閲披玩再拜感泣曰此祖遺迹也散施四方幾數萬本自失其板迨今幾四十年廣求博訪竟不得不圖今日獲與諸孫羅拜瞻禮視其下之文皆腐爛漫滅不可辨命敦禮誌之敦禮俯伏敬謝不敢曰我先祖得古佛心法而於佛書無所不讀讀無不得旨歸多所著述皆極至當敦禮愚無知不足窺測萬一安敢補其亡家君曰因前人之志以成其美而久其傳善事也其又何辭不獲已乃追述而為之言曰爾時世

尊居忉利天於大圓滿光明等雲中於檀波羅蜜微妙等音中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功德不可思議嘗立大願欲使罪苦衆生盡成佛境我然後方成正覺惟是菩薩威神誓願比諸菩薩最為廣大世之不知佛者乃以方袍圓頂作菩薩像列之神祠廟廡間及於歌唄有閻王殿臨地獄門之句遂使世人生狎劣想我先祖因得向往所畫入菩薩本地藏菩薩寶與寶衣天冠之數復取其經文章分句析而作是相凡處世間若貴若賤若

愚若智若長若幼若大若小覩此變相悟諸報於見在世及未來世塵緣妄想永斷諸惡及事理障不以口腹屠戮物命不生貪嗔而肆欺忍并諸罪業皆悉斷滅及為一切而作方便應觀是像作如是觀

建康府溧陽縣報恩寺度僧田記

建康府溧陽縣報恩寺蕭梁天監中所作也初在縣之西北五十里元祐間改築於東門外今其址也乾道三年余始卜居是邑見于寺者惟頽簷腐棟虵鼠穿穴如

逃人家單鉢不陳像設陊剝過者動心焉五年衆請蜀
道淵住持淵素為一方信向至是慨然以興作為己任
勤身苦志不避寒暑盡力于治寺門廊殿經像樓閣齋
庖庫庾嚴飾器具鐘唄日聞粥魚齋鼓之聲不絕一日
淵與其徒謀曰吾支傾補壞粗成禪席今將時葺而歲
增之莊嚴殊勝作大道場則豈吾力所可獨任亦賴方
來之士心同力全臂股相用乃克有濟而寺素空窶無
以度人四方之遊者泛然惟傳舍之視苟不為之計寺

之興廢未可知也乃飭其徒慧如者循諸方例募置常產為度僧局銖積寸累得膏腴之田若干畒凡志于學利于衆勞於寺事則以歲之入度之設為科條至精且密於是人勸其功墮者思進懦者思奮懽喜踴躍而作佛事淵猶懼其無以示後之人也乞余為之記吁佛教之盛於世非特曰死生禍福之説足以儆動人也盖為之徒者類能維持其法深計而善殖之是以至於愈久而不泯也吾儒之道根於人心被之天下若飢食渴飲

不可以一日廢學吾學者解褐而仕仕則以道德為迂闊以詩書為陳腐無有能長慮遠圖為名教地者相薰以此雖有賢者作豈易得志于其閒哉余觀淵之用心而有感于吾道也故為之書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静海崔敦禮記

海虞山寶嚴寺田記

常熟縣之北有海虞山而西有道場曰寶嚴寺寺有敎院荒陋不足安衆又無神靈降依為之驚動禍福以來

四方之供單鉢不陳像設無饗余每過之雖憐而力不至也一日主僧德章來謁曰吾院有可興之理邑人劉姓康名者自言其父嘗以報慈寶嚴及吾院俱貧不能給欲施田以辦百斛為三寺助粥飯緣生前願力勝追修百倍是不可墜乃舍之如其數而三分焉今梵宫相望粥魚齋鼓硡硡隱隱振響山谷間劉氏與有力也吾將自是莊嚴積累興無盡供願求一言記之以勸來者余曰近世多田家連亘阡陌至不可畝計揭珠擣玉露

積而不收及其較封洫辨疆畎爭尺寸如爭死利害劉氏除慳舍有割膏肥之地而作佛事如執左券樂然付之畧無難色是可取也矣故為之言康孝而樂善其父諱仲榮

序八首

送鄭與之赴召序

乾道改元三月句容尉鄭君與之以封事獻諸朝越日有詔徵鄭君赴闕下古之剛介鯁亮之士得位於朝立

玉陛方寸地明目張膽指朝政闕失言當乎古論事拂乎當途抗天觸神忤雷驚霆聽之可福於民利於國否則放棄竄斥寄一死於千萬里外與之江左一尉官至卑且甚踈遠而一旦披腹心呈琅玕劍鋒差然累萬餘言書紙數十幅寄戕西風朝奏而暮召雖古之士遭際有不能及吁亦榮矣將行告辭于同寮江寧尉崔敦禮酌而别執醆而言曰與之敢言高論旁若無人真能破羣議駭動時聽今其行若登僊世俗榮之執政樂之富

貴爵禄夫何憂又祝之曰與之以儒術致身推所學足以成厥功無詭隨無去其本善為吾儒主盟與之喜曰非子其誰為我言言竟遂書以為序

送汪叅政赴召序

乾道改元宰相既虛席天子若曰皇天畀付予有家輔賛彌縫緊相臣是資曷可不擇擇必遴選日久言臣合辭曰是冢宰實百辟長不可以久曠踸而陳詞得請天子曰不然朕志自定固有待退毋庸辭逈越月有詔參

政汪公赴闕下公辭不可遂行江寧尉崔敦禮職徼廵
禮出送境外束帶執笏立道左修屬吏敬將進斂板而
前曰參政碩大高明全德備道行方事實為今世推仰
邇者起山林長東方諸侯天下士若民無大小無衆寡
無不願用以相今其行坐廟堂握鈞軸何疑雖然上選
付既重則委任必隆天下屬望既切則責賢必備方今
外難雖寧内治未振人材散逸收拾愛護之意未周政
令廹趣中和樂易之化未全戎備懈弛長顧遠慮之圖

未究士俗浇薄鎮浮起懦之風未暢凡天下翹首想望未得者屬在參政參政其必有處此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參政念之哉

平江同官小録序

宦遊之途廣交際之情泛風俗之大患也古之時諸侯裂土而封士之仕者各于其國不在西封在東境世其職因以為姓氏官曹之所聯接朝夕之所同事非其宗

族則其父兄之執非少長之父則其里巷之親戚後世九州四海相易而仕平時風馬牛邈不相及懷章隨牒叢萃而羣處秩既滿又飄然而去君南我北了不聞在否世繫不省爵里不傳十年之後升沉反覆卑者走塵土高者上霄漢情隅勢絕相忘若不相識吁豈理哉姑蘇大府當四達之衢衣冠來仕者駢倚而疊足長洲令沈君喜僚家之多賢念交游之易散編次名氏聯成大帙俾余題其首嗚呼此足以振頹俗矣今人道途相邂

迨解車卸馬相勞苦一語愜意問姓氏退而書之以示不忘同官之好前輩敦厚風俗講之為至其誼重其契及于子孫今乃畧不記其本末則薄矣余既嘉沈君之意而樂名教之有助也於是乎書

韋蘇州集序

韋蘇州詩集十卷并續添七篇大丞相觀文魏公守平江命教官所校也自大雅微闕作詩者並驅爭馳其才思風韻固不可一槩惟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渾融若

無意於詩者此體最為高絶韋蘇州以詩鳴唐其辭清深閑遠自成一家至歌行益高古近風雅非天趣雅澹禀賦自然者不能作至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朝持摴蒱局莫竊東隣姬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儒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乃少年豪縱之人耳按蘇州在廣德中已為洛陽丞去武皇升仙才歲餘當時作詩尤稱絶唱豈初識字把筆學為者又廣德中洛陽作云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野居云結髮

累辭秩則其少年在太平時本自恬靜至作漢武帝詩力詆神仙眇遊之事又似在天寶間譏諷時政者豈蘇州心知天寶之時亂欲去不能嘗為是韜迹自晦之計與不然亦自序之過也方蘇州在時其詩未甚貴重後三十餘年白樂天始愛之東坡先生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坡豈薄蘇州者以樂天之文之華麗宜於無不愛也大凡浮靡之詞易說平淡之音難聽理固然耳今丞相觀文公貴本尚古嗜好與衆絶殊

顧於此耽玩所甚好不少置其職斯文者曷敢不敬以承詩之本不一以葛蘩本正參以諸本是正凡三百處而龕又得九日一詩附於卷末若蘇州之名氏與仕與年則有姚君令威之所書在云

送沈定海序

有地百里有民與社而立之令天子之官自宰相至於郡刺史事闊而慮不專不專故情有不能親勢有不能及者令得行之獎一善一境之人勸懲一惡一境之人

懼士而為令足以行志矣而今之人多避而不為嚴其法使初改秩者必為令限以陞擢之格非甞歷令不得選其治理效不以次用至矣而幸免者猶以為喜非不欲為也有所沮也有賢令焉大吏仁且明足以知之則供繭絲菽粟奉常入外從容無事勉民以孝悌之義勵民以忠信之行職也茍不遇焉捜抉剗摘舉逋籍按條目而責之令視令為一逋戶繩以峻法督以健吏惟恐不嚴且急令不得已横征悉索敲搒以奉期約朝夕困

吏牘不得出氣論教化談忠厚則溺其職矣沈君子麟懐定海之綬將行告於鄉閭敦禮與之别而為之辭曰定海今劇邑其地岸海其民勁質易以德義服子麟清純雅亮文麗而學深有君子之風其容粹然其氣温然足以使其民回心而向道為賢令信其無疑令有行猶懼大吏之不遇而為令之賢者沮也於是為言

送張德昭歸通州序

余宦遊江南遂家金瀨之陽泉甘而土肥掘雲採月偃

蹇江湖間足以自樂地僻左與淮風馬牛鄉里人迹所不到首丘懐土鬱不能釋夜半有客剥啄扣門攬衣起聽覺非吳越音啟戶而入之海門張德昭也德昭於余有伯仲行至親且甚厚去故鄉見似人猶不可得德昭茫然而來黧面蹇足千里而訪我喜可勝言挽鬚握手掀𢈈劇譚訪親舊之在亡問里巷之盛衰不知身之去澄江之上狼山之旁也兄其歸矣無以為兄祝為我謝鄉里崔仲由年三十五無顯名厚實於時今且為耕田夫

苟得歸里固將有籍以見長老可教我者願寄東風

送嚴江陰守序

有地千里分土于社而為之守天子之官自宰相至于部刺史事闊而慮不專情有不能親勢有不能及者守得為之古之人下車見百年之老問風俗之所宜與其民疾苦出于郊視五穀美惡然後為條教勸民為善置師帥伍長班行之後世為吏者以功利為急入其境繭絲豐乎金布溢乎論教化談忠厚則溺其職矣江陰新

使君嚴公家吳臺之旁朝夕坐一室左右圖史論辨古今事當否搜奇抉怪日哦其間一朝戒行李東書䇿懷其綬而行人以公之簡古而屈于郡為惜也而不知其所樂焉今人坐黃堂閱吏牘對鴈鶩行較銖寸升斗豈其所欲哉勢驅之也在上者用不贍按虛籍而責之郡曰供我償我地要則事叢州大則責縈江陰居浙之西偏岸江而地狹賦入之上于大農者少公時舉按簿籍僅僅不餘詠中和之詩作清静之歌歡樂子弟安燕長

老使道院之人聞義而不聞利此古循吏之化也可以世俗語哉於其行蘇之人士各賦詩以識别而屬敦禮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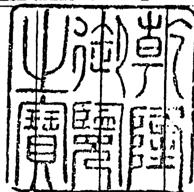
送秦倅序

樂於近宦而憚於遠吏世俗之常情也古者為吏長子孫其習久因以為姓氏故服其官惟其長子孫而守室廬掃坟墓終其身無征行之勞後世東西南北之人相易為仕懐章就戍交午於道路於是有飄零之艱有違

離之思有山行水宿崎嶇險阻跋履之勤有風霜氷雪寒暑雨露淩冒之虞有土風氣俗語言嗜欲不能相安相通之患士大夫裹章服受一關於朝較長量短必便且近是擇得則喜否則戚戚以為憂吁今古事不同其類皆然男子之生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何至牽於世俗攣拘局束如是哉秦君羣用家金瀨之陽一朝戒行李告朋友將貳政於瀘溪瀘溪距此三千里風馬牛不相及人以羣用之賢而吏於遠為惜也而不知其有樂

焉今人間居里巷相慕悅慶弔稱問相徵逐可矣而杖屨之所游不在西封在東境四方山川之奇巖谷之秀煙雲泉石魚龍草木之變可喜可愕可驚可懼魯不得洞心駭目宏意氣助為波瀾羣用將泝大江上康廬過赤壁山覽周郎之遺蹤南登岳陽濟洞庭觀怒濤之軒轟羣崖之噴泄溢九州而吞七澤南望衡湘北望江陵山徘徊壺頭問沅江之源訪酉陽之逸由固將覽天下之勝絕大肆於言辭其樂豈易量哉可教我者願寄西

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宫教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謄録監生臣秦雲

宮教集卷七

宋 崔敦禮 撰

論五首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乎曰非也聖人懼天下之人蔽於卜筮之學而為之也以易為卜筮者假易以為怪者也曰周官之筮人太卜皆言掌三易何也曰周官非周公之書戰國陰謀之書也唐虞之典謨箕子之九疇三代之誥

誓皆言卜筮未嘗假易以為怪也此有以見周官非吾聖人之書也曰夫子賛易或以卜筮以蓍龜為言者何也曰原聖人作易之本也古者易之初興何為興也以卜筮而興也卜筮之興何為而興也天以此與聖人也天不與天下而與聖人者何也曰天之與聖人將與天下共之也天生靈蓍與草木等爾烏知其可筮也惟聖人則用之以四十有九而天下之數無遺算天生靈龜與鱗介等爾烏知其可卜也聖人則灼之以七十二鑽

而天下之象無餘蘊天下之象數舉盡於蓍龜則吉凶禍福之幾藏於兆眹人之智識思慮所不能到者舉可得而知之也此聖人意也亦天意也然聖人憂天下深慮後世遠懼天下之民蔽於卜筮之說朝灼龜暮揲蓍規規然惟枯莖朽骨之求而不知修德以致福為善以避禍也於是不得已取蓍龜而則之以為易易之有象以龜之象而定之也易之有數以蓍之數而揲之也蓍龜之象數既寓於易聖人於是因其象數之所寓而繫

之以辭如是而為君子如是而為小人如是而可以趨吉如是而可以避凶事有可以行則告之以征凶征吉之辭事有不必行則告之以征吝利貞之辭翦翦斬斬如繩曲直不可移易是蓍龜之靈而先知者聖人以取而寓於易所謂蓍龜者已為芻狗已為筌蹄矣人能玩其占於方册之上動靜取舍惟易之聽聖人以為吉從而趨之聖人以為凶從而避之是亦蓍龜之最靈者也不然揲蓍以為筮而求其數之衍耗灼龜以為卜而觀

其兆之陰陽如是而驗其吉凶而於聖人之易無或擬議焉可也聖人既取蓍龜以作易後世不當以易而聽於蓍龜也後世不得已而以蓍龜占事可也不當假易以為怪也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聖人釋觀之六四人臣進而得君之辭也而周史筮之以為有土之兆困於石據於蒺藜聖人因困之六三居非其所自取危辱之辭也而武子筮之以為淫亂之占公用享於天子聖人擇大有之九三以大臣而膺君寵之辭也晉侯筮之以

為戰則克之祥斯皆假易之辭委曲遷就而信其說者也至於卦爻之辭有不委曲而遷就則又自為一說以飾其意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聖人屯比之辭有是乎成季之將生也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大有乾之辭有是乎卦爻之義果如是則聖人必言之於辭聖人不言之而自為是說以強合其事不可也聖人有其辭又委曲遷就之不可也斯皆假易以為恠者也故曰聖人既

取蓍龜以作易後世不當以易而聽於蓍龜也後世不得已而以蓍龜占事可也不當假易以為怪也

詩論

古詩三千篇仲尼删之存者三百後世儒者從而和之曰仲尼删詩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因或革相錯而成也余謂聖人之於詩非特删之蓋嘗修之修之云者如修春秋之法一言一字必致其謹而未嘗輕也謂仲尼删詩而不言修詩者不知聖人

作經之法者也輕吾詩者也六經之文載在方冊巍巍煌煌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河漢之渾浩山嶽之峻峙雷霆風雨之變化天下後世不敢以擬議也天下後世不敢以擬議者以其為聖人作也然而易之書成於三聖春秋作於仲尼禮樂周公之制仲尼從而定之天下後世不敢以擬議固也書之五十八篇不出於堯舜禹之典謨則出商周訓誥誓命之文不出於臯夔稷契虞歌吁咈之言則出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之徒進戒納

誨之作天下後世亦不敢擬議固也至於詩所存三百篇是三百篇者上而王廷之公卿次而諸侯之大夫微而奔走之小臣巖谷之逸士下而至放逐之羇臣伶倫之賤伎又其下至於輿臺皁隷閭閻匹夫與夫婦人女子閨門房闥之陋其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因之而成詩是於述作之端初未為嚴且密也而天下後世亦不敢擬議焉非惟不敢雖欲擬議不可得也自秦燔書詩亡者數篇後世髙才絶學之士因其意而補之類皆羞澁

畯昧不能得其萬一吁詩之為詩出於當時王廷之公卿者不可及也而諸侯大夫之詩豈不能及之出於王公大人者不可及也而奔走小臣巖谷逸士羇臣賤伎之詩後世豈不能及之出於賢人君子者不可及也而輿臺皁隷閭閻匹夫與夫婦人女子閨門房闥之詩後世豈不能及之有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民有喜怒而不能為詩皆當時賢者斷之禮義而代之作此非通論也夫聖人之於詩既删之為三百篇矣而三百之中其初

固不能皆合於則胥當於理而中於道也而今之詩所以當於理而中於道者聖人修之也修之之法嚴故天下後世無得而擬議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古詩也素以為絢者謂繪事後於素功也子夏曰繪事後於素功禮亦可得而後乎仲尼信其說知禮之不可一日後也故特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去其素以為絢之一句則知聖人修詩立法之嚴審訂而商榷之類皆如此是豈特曰刪之為三百篇而已

哉又按仲尼修詩乃在於反魯之時而仲尼反魯當魯哀公十一年也春秋自哀公以前詩之篇章詞句與今之詩多相戾皆仲尼修而改之也有於一篇一章而易其序者若楚子誦武之詩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古詩也仲尼修詩則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之句為賚之什而繼乎講武類禡之篇非武之三也以綏萬邦屢豐年之句為講武類禡之什而繼乎酌之後非武之六也此

於一篇一章而易其序也有於一句之內而變其文者子舟誦烝民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古詩也仲尼修詩則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先柔而後剛懼其剛之太過也成鱒誦皇矣之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古詩也仲尼修詩則曰惟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文王之德而歸之王季尊所本也此於一句之內而變其文也有於一字之間而潤飾其意者衛彪傒誦板之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不之為辭非所以示其戒仲尼修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無之者示戒之之意晉伯瑕誦北山之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則有怨而自怠之意仲尼修詩則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則有匪躬服勞之心也此於一字之間而潤飾其意也類而推之不可槩舉則知聖人修詩如繩墨曲直毫釐不敢違如權衡輕重銖兩不敢失修之之法比春秋而加嚴焉不如是不足以垂將來而詔後世也豈特曰删為

三百篇而已哉故曰謂仲尼刪詩而不言修詩者不知聖人作經之法者也輕吾詩者也知聖人修詩則三百篇之詩皆曰聖人之詩亦可也

禮論

人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人之初倥侗顓蒙而無知後為物役而機生情動而本逺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敺其内於是知噬禽獸咀果實是故有得失之殊逐有好惡

之異尚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得所欲則拏奪隨之交焉而爭睽焉而鬬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然後有一人焉出而治之謂天下之民之爭求以止之必有以痛之斯畏焉於是加之鞭朴以笞搒其肌膚施之刀鋸以殘割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大焉者力大者搏勢強者軋徒衆者奪嘯呼踊躍草野塗血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以脅之斯服焉於是為之師旅什伍之法為之旌旗鐘鼓之用為之干戈介胄弧矢矛戟之

械為之熊羆貔貙虎之威而名之曰兵息爭之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聖人惟曰吾有兵與刑營營乎日為殺人之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微術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創為之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為朝聘位序之嚴車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聖人則立為射鄉飲食之節擯相紹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亂

人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别聖人則嚴之以媒妁之詞重之以幣帛之贄使之有别而不敢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束縳於名分之内常有所礙而不得肆其欲故其於息争也有甚於兵刑之臨之焉周之衰二百餘年諸侯迭霸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縮手不敢取方且歃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

一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需飲食之道爭所由起也故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比而蓄之不能有所辨故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履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與禮之序也

樂論

古之聖人所以愚民之思慮役民之耳目者何其至也聖人愛民之心固欲其智不欲其愚固欲其安不欲其勞而必求所以愚而役之者是非聖人忍於愚民役民

也天下之民至弱而強至柔而剛彼其思慮可使惟吾信而不可使之自信其思慮彼其耳目可使惟吾用而不可使之自用其耳目如是而天下皆君子則可不幸而有小人者雜乎其間則將任其思慮耳目之所及無所往而不至矣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愚而役之之謂也樂也者真聖人愚民役民之具歟民有思慮耳目其喜怒哀樂感於中而形於外有不可強而使之也今

無故而使人喜雖千金與之而容不改無故而使人怒雖白刃臨之而色不變喜怒之不可強也如此而樂之所感則有可以使人喜可以使人怒者矣強而使人哀雖泣而不悲強而使人樂雖笑而不和哀樂之不可強也如此而樂之所感則有可以使人哀可以使人樂者矣故有作為發散寬大和動順成之音則民莫不躍然而思喜作為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則人莫不奮然而思怒作為志微噍殺困瘁趨數之音則民莫不愀然

而思哀作為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則民莫不泰然而思樂夫民之喜怒哀樂出於其情之自然不可強勉而樂之為樂獨能使之喜則喜使之怒則怒使之哀則哀使之樂則樂如木偶在伎人之手左右動作惟機緘之從雖有思慮耳目莫克自信自用是故有以愚而役之使然也夫樂之愚民役民一至於是竊嘗求其所以可得而知乎曰不可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審聲音之所感而寓之干戚羽籥鐘鼓管磬之末以為樂非有變

化之妙而足以動盪人之精神非有機械之巧而足以舞蹈人之手足非有藥石鍼灼之方而足以流通人之氣脉方其民之聽之而喜也知其為喜而不知其喜之由非惟民不知之而所以使之喜者雖聖人亦不得而知也及其民之聽之而怒也知其為怒而不知其怒之由非惟民不知之而所以使之怒者聖人亦不得而知也及其民之聽之而哀聽之而樂也知其為哀樂而不知其為哀樂之由非惟民不知之而所以使之哀使之

樂者聖人亦不得而知也雖然彼聖人者亦欲制人之喜怒哀樂者也曰救其始也天下治亂之端善惡之理吉凶悔吝之殊皆生乎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者發於其心動於其情不可以形求不可以力致者也天下之事有可以形求而力致而刑罰得以威之號令得以語之政事得以治之至於不可形求而力致而吾無其術以愚而役之則邪僻乖亂之心得以乘間而入雖有刑政號令何所用之譬之醫者之治病也病寒邪以陽樂

治之病熱邪以陰藥攻之此皆切脉觀色可以形求而力致者也至夫思念志慮之微一失其正而喪心失神之患隨之攻之不能助之不可雖有盧扁無以治之嗚呼天下之治不先求其不可形求力致者而御之刑罰可得而威邪號令可得而語邪政事可得而治邪

文帝論

世言文帝和親匈奴及其背約入盜令邉備守不發兵深入以為文帝仁厚之至甚非通論匈奴之陵漢固也

而於文帝為已甚帝屈已而優容之非仁也勢也帝之治以畧言之曰仁則似矣觀其犯蹕者有罰法也而帝必欲殺之以泄其怒盜環者有誅法也而帝必欲族之以行其威帝之於事其小者不能忍如此彼其二十三年之間遭匈奴之憑陵今年冦河南明年居北地今年入雲中明年掠上郡待之愈寛而冦之愈急禮之愈下而侮之愈不已包羞忍恥如此豈其本心哉况匈奴甞殺一都尉帝即赫然震怒欲勒兵自將鼓行而前當是時

非羣臣切諫於外太后固要於内則兵連禍結矣相其胸中日夜憤惋求一快意非淺淺也然卒不與之敵者非仁也勢也帝之時外有匈奴之憂内有諸侯之患諸侯往往尾大於身指大於臂包陸梁不軌之心覦間伺隙以幸國家之有事使文帝忘自照之機懷泄邇之念掃境内而從事於匈奴則諸侯之兵必乘虚西向漢之社稷未可知也且文帝嘗幸太原欲北伐匈奴丞相之兵未及越境而濟北之叛師已起是其於匈奴之强安

得而不少忍也哉譬猶一身之間有腹心之患有膚腠之疾今有人病方在腹心未知所以療之之術而膚腠之間有不利焉不能少忍以待腹心之安悍藥毒石雜然而並進而膚腠之疾未去而吾之腹心已困有不速死者幾希矣此文帝和親匈奴之志也其後一傳而至孝景用主父偃之謀分建子弟而諸侯之勢弱矣再傳而至於武帝中國曠然無内顧之憂於是力征深入大舉以伐匈奴匈奴消縮遠遁甘心欵塞請命於下吏而

終漢之世邉陲無警嗚呼漢之為漢所以圖匈奴者何其不茍也哉

策問四首

中庸發題

禮記一書其言制度文為之用刑名度數之學備矣而根原所自皆由中庸大學中出學者於此茍有覺處則威儀三千曲禮三百皆吾性分中物耳今日之説請先自中庸始中之一字聖人傳心之機要授道之關鍵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之在聖門其傳道之際蓋辛苦艱難而後有得非如古者以聖傳聖之易也古者自堯舜至於禹湯文武周公相傳是道或應於猝遽之間或契於數百年之遠彼以心傳此以心受心機所照一一相印天地鬼神四時日月不能間礙至於夫子從而游者皆中智之士難疑答問其言無不及惟中一字未嘗敢以語人夫子之不語人非祕也蓋中智之士人欲未除利心猶存其於道也可使得之於自覺不可使受之

於聽聞得之於自覺則其得也難而功大聽之於所聞則其得也易而無力是故必託宿於物假途於事隨其根性示以入路教人以禮樂使人於禮樂上求中教人以仁義使人於仁義上求中教人以忠信使人於忠信上求中教人以孝悌使人於孝悌上求中庶乎觸之於彼應之於心一念了然中固我有然而七十子三千之徒竟無一人能領其機者幸而有一顏子不幸交臂而失之夫子憂焉於是舉其極處示之而名之曰一夫一

也者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也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夫子嘗以此示之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使子貢能領此機則必一語之下雷驚風動間不容髮惜乎不能識之默無一辭以措於是不得已又以此示之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識夫執中之要正在於此故略不嫌避當機而發應之曰唯一唯之對大中豁焉夫子平生憂勤焦勞求得其人分付是道而曾子一唯畢其

能事嗚呼大聖人之門陶錬人物可謂難也已矣曾子既得是道見夫傳受之難如此故常覆護此機不敢輕示觀其答門人之問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亦聖人設教之遺意也乃若子思親得其傳於曾子者也謂夫子没不及見而師之又世無曽子此問此唯寂寥誰傳於是盡以所學作為中庸以示後學中庸之書出而聖人傳心之機要授道之關鍵一切陳露而不可掩漏天之機泄神之秘而出於子思之不得已學者讀其

書識其原茍能於意言之外自有覺處則無負於子思無負於曾子無負於吾夫子矣其勉之哉

問民力

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一摇枝葉隨仆是以有天下者愛護休養非甚不得已不敢少撓其間故雖廊廟焦勞而迫趣之聲不至田里國務倥偬而急呼疾走不見於道路懼揺其本也恭惟主上聖德如天含覆萬宇國家晏安無有外事方欲培根固本以圖不世之烈視一物

之不平一民之失所救卹保惠惟恐不及雖堯舜三王之用心不是過也是宜人情愉愉既泰且舒有以上副九重愛養民力之意今州縣之間騷然無聊郵無羽書之馳而符檄如星火軍無發興之急而調度如鼎沸四境無戰爭之聲烽燧之警而吾民驚懼憂患如不朝夕此其故何哉意者上下逃責無敢避其事與然澄源則流清宜必有術矣周之時外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命將遣戍若不暇給今觀鹿鳴諸詩君臣上下優游

燕樂天下之民方且為飲食之用方今中外乂寧而煎熬峻急乃反如是何也諸君講聞高誼憂國愛民豈無可行之策願詳言之有司將采以獻

問三江五湖

楚澤雲夢之廣楚人能賦之晉都山河之固晉人能言之四方山林川澤之辨不由其人而議焉未見其當也諸君吳人也敢以吳之事問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范蠡乘扁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則三江接於震

澤若無疑矣說者或窮其源而取山岷山崍山之遠或循其流而取江岷江九江條分之敘或別其勢而取松江浙江浦陽之隔意者三江之名固自有所邪禹貢所載何獨於震澤言之也司馬氏史記索隱以吳松為南江毗陵為北江陽羨為中江圖志是其說謂三者在震澤上下入於海則勢有所泄是以底定此為得矣然禹之導江悉匯於彭蠡而南北中之流始分故彭蠡瀦然後三江入則三江之名又似在彭蠡之左右者前之說果

信乎否也五湖爲太湖之異名謂其所納之流有五也張勃言之圖志又從而是之矣或者以其旁之四湖與太湖而五其說不爲無本及觀國語載吴越戰於五湖而左氏直謂之笠澤異名之說似未可輕議然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環五百餘里周旋長洲毗陵陽羡霅川之間自湖至海並岸之浦百數則所納豈止五而已哉至於周官言揚州其藪澤曰具區其浸曰五湖則太湖之與五湖本自爲兩延前之說又皆不足據矣豈得無

至當之論古者博物君子恥一事之不知窮河源探禹穴無所不至今三江五湖近在於此而不窮其實不可也願詳言之以袪所惑

問地利勝敗之異

兵無常機地有定勢不易之論也昔者地形圖於充國漢宣得以成功山谷陳於馬援光武得以決勝蓋兵雖以臨機為神至於審形勢擇地利則策之上者也主上以聖神之資運英武之略當宁慨然有復古之志士生

斯時嘗被教養其於山川之險要所當講明而熟究也今顧有問焉漢高由南鄭出故道襲陳倉而破之遂下三秦取之之易如此及諸葛亮出散關司馬勲出子午道掠秦西鄙皆欲由陳倉以窺關中勢非弱於漢也然卒不能越其險而北或云魏延嘗言於亮請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亮不用其計故無功乃若勲之敗則又必有說矣不然高祖陳倉之道果可行矣否乎桓温自兖伐燕由金鄉鑿鉅野三百

里以達於湖其行可謂徑矣然僅止枋頭而敗及劉裕尋溫故迹乃長驅河上與諸將表裏進乎河洛其功視溫反倍或云溫之失在於得譙梁而不能通石門若裕之於石門亦嘗通矣否乎夫其地同其強弱之勢同而成敗乃異豈得無至當之論冠圓者知天時履方者知地形爲其服而不知其道古人恥焉願悉言之無略

欽定四庫全書

宫教集卷八

宋 崔敦禮 撰

啓三十首

賀梁丞相進書轉官啓

敷告治廷誕揚褒冊公宰之尊無不統有嘉定令之勤帝王之制可舉行爰茂報功之典槐階增峻衮路生輝恭惟某官敦大而有容剛方而無撓憲章文武而所識者大淵源游夏而不失其傳非王道不陳得孟軻之

直養以天下自任如伊尹之先知克左右以宅厥師善彌縫而藏諸用屬茲憲令浸紊條綱潤色之討論之丕用釐於邦采主張是綱維是葢息紛於教功追春秋筆削之嚴辨庚甲後先之次既著為律疏為令以庶邦惟正之供必爵以德録以功使萬世有辭於永爰昭異數用煥緐章進巍級於文階衍真畬於采户寵隨名至德與位尊蕭相圖書較若莫逾於畫一漢家號令煥然可致於登三福禄無窮勲勞甚盛敦禮夙當知已每劚銘

心自憐褰剥之多尚費乾坤之造望相君翹材之館想見光華繫諸侯泮水之宫坐傾意氣

賀陳丞相加少保啓

誕揚明制光拜殊恩星使從天奉三孤之典策夏車照路新一品之威儀中外聳聞搢紳交慶竊以盛德者必寵數極而後稱位高者惟物望重而乃宜浩乎天下之顯名至矣朝廷之尊爵善美兼具古今所難恭惟某官廣大閎深光明傑特屹如底柱立於中流巍然巨山鎮

夫羣岳忠誠結主身雖外而眷益尊道義芘民口不言而人自服久厭煩於揆路茲均秩於留京條教簡清恩威浹洽萬室享阜豐之樂十城蒙安靜之休嘉績殊庸倬彼政成之最崇茲峻秩優哉帝簡之深乃眷貳公是為亞保班行肅穆具瞻希冕之尊旗纛光華咸識通壇之顯褒榮絶等禮貌加隆賞中伯之蕃宣斯為盛甚錫周公之衮繡佇即還歸敦禮揣分至微受知特異茲與觀於盛事實倍喜於常情再念孤蹤密依數仭竊起梯

雲之望因忘躍治之慚跂外朝左棘之聮益傾意氣置

清廟黄鍾之列尚丐吹嘘

賀陳丞相帥建康啓

拜恩中陛分鎮陪京天語粹温親授保釐之冊民情愛

説尚存憩茇之棠開府云初載塗有喜恭惟其官爲國

大老作民先知安危治亂而自任以誠去就行藏而弗

失其正徳業深厚雖處晦而譽益尊道義純全故不言

而人盡服頃厭鈞衡之柄屢淹屏翰之居惟爾多方咸

渴為霖之望敷此大惠暫勤典鑰之行眷是名都素孚善政吏既諳於條教民久洽於恩威聊資卧護之安用釋顧憂之重人惟求舊恐席暖之未遑民具爾瞻見袞迎之非晚某遊違墻仞屢易年華自惟蹤迹之乖莫致寢興之敬仰鎮臨之甚盛欣窮困之焉依願少須臾觀報成於政最於女信宿行賦詠於公歸

代丘守賀揚州王樞密師開府啓

抗旌臨部擁節開藩紫極凝嚴照星野斗牛之次碧油

整暇護雲屯箕翼之師威讋聳傳疆陲震肅恭惟某官洪深而剛毅敦大而直方敏識絶人負天地英明之氣壯猷經遠通古今治亂之原早被遇於冕旒久贊猷於帷幄晉國作三軍之制共嗟謀帥之難衛公臨五笎之兵亟奮請行之勇是用暫輟西樞之望徃分北顧之憂當一面以建牙總全師而制閫百城倚重無邉風塞馬之驚丹詔疏榮當相印命珪之錫某揣材無取荷眷實深自違行旆之光秪劇搖旌之想地殊吳楚悵莫及於馬

牛風寄東南同賀成於燕雀

代葉倉賀虞使相師蜀啓

寵辭台軸出撫坤維希冕篆車備威儀於亞保高牙大纛嚴節制於中權典策傳行搢紳聳歎恭惟某官洪深而剛毅敦大而直方敏識絶人負天地英明之氣壯猷經遠達古今治亂之原勇見義以必為智臨機而益果笑談却敵親焚赤壁之舟慷慨興邦誓擊中流之楫翕𢁉氣朝野承風久積望於要塗旋躋榮於魁柄彰施

王度掌握化樞乘千齡相與之期恢萬世無疆之業勛
勞甚盛脊注方深遽形納政之辭期遂退身之逸觀來
章之屢却終去志之莫回裴令未衰宜護北門之寄衛
公雖老暫臨西海之師錫徽號以便蕃賁寵章而赫奕
肆疇體貌勉寬顧憂傳檄而定三秦當有光於漢業破
斧而征四國豈久詠於周人即觀衮繡之歸式慰冕旒
之想其受材無取荷德最深惟廊廟之埶嚴悵門墻之
情隔永懷恩遇祇勴銘鐫茲盛事之播聞倍常情而增

喜馳使臣之軺傳久睽禮絶之儀望丞相之安車行展班迎之敬

代賀沈樞帥荆南啓

光膺帝制出鎮帥符登四輔以賛猷久積西樞之望總十連而作鎮用寛北顧之憂郵驛播傳華裔聳聽恭惟某官濟時鉅德命世宗工負應變之材智酬方而無滯勵匪躬之節勇見義而必為早被眷於宸旒亟進躋於政路謨明國論化斡天樞惟荆楚之奥區控巴吳之要

會屬大事而當一面孰為上行謀元帥而作三軍莫如
公重爰輟莞樞之任往分制閫之權草木莫不知威旌
麾為之改色賢於長城遠矣姑卧護於雄藩是以裘衣
歸兮佇疾馳於名節其居慚庸鄙夙荷獎提閒顯冊之
傳行激懦廉而起立旗旄夾道佇聽呵從之臨韡袴迎
郊當致小侯之敬

賀魏丞相復職啓

發號明庭還榮秘殿隆名赫奕具昭帝簡之深懽誦流

傳咸切公歸之傒恭惟某官經邦元老閒世巨儒事業著於兩朝德行冠乎一代出藩入輔惟脩聲於忠勞坎止流行了不驚於得失退遂碧溪之樂遠追綠野之高辭榮愈爲而道益尊晦迹山林而名愈白傒應簡注顯有褒嘉雖輿論之未充諒綸恩之沓至人惟求舊即覲周衮之迎民具爾瞻悉起傅霖之望敦禮自違墻仍屢易年華屬稔積於罪愆洊遭罹於憂禍哀思匪極但驚日月之流名姓不祥怨致寒暄之問

賀許正言啓

恭審光被宸綸晉司言責正人生氣公論屬心竊以草茅寒素口誦當時之故而常苦無路以獻誠搢紳大夫心知時政之非而不敢出位以要謦雖在道人使諫之世常懐有闕莫聞之憂設為補遺之官專以風議為職上而君舉之得失下而官聯之正邪大而社稷安危兆眹之間繁及號令否若幾微之際凡關有政皆得肆言淺之至於誦祈招道饘粥而人不議其迂深之至於引

帝裾攀殿檻而衆不指其過士而得逢其亨會時哉足展其生平而況三宅並登四門無壅有猷則告何用不臧恭惟其官雅量淵沈清規峻整博大高明之學追配古人雄深腓麗之文標表後作一日掀翔而名塞乎宇宙十年流落而志適於江湖追趨訪對之嚴深結眷知之異七日復而有道雖云消長之常六月息而遂高益見扶揺之逺玉府擅校讐之譽粉闈揚端靖之風爰陟諫坡允符輿論昔日布衣得方寸之地猶能明目張膽

以進讜言今以争臣親咫尺之天豈憚逆指犯顔而論大事諒三進以及霤當一言而興邦流涕陳風俗之原願聞耳矣抗疏陳高嚴之後更切遲之敦禮傾幸攀緣猥蒙盻睞自别慈恩之會浸迷簿領之塵下館翹心仰高惟久尺題展敬修問莫遑側聽詔除倍傾意嚮國多君子未可議共知吾道之尊朝得直臣必太平敢先有識之賀

賀吏部陳尚書新除啓

恭審入覲宸廷晉長銓省方名還之下謂當政路之立登逮除目之行靡有輿情之末厭恭惟某官洪深而肅括敦大而直方素所經綸措國勢於賓𡸁之重若時規畫玩敵人於指掌之間與道偕行遇坎則止有藴莫見善刀而藏孰謀不臧而名後來之失何見之早允合當時之言兹趣冠於禁嚴實漸躋於翊輔論國體於治亂安危之際士方傾屬於斯總人材於身言書判之間公特游戲焉耳敦禮須緣文藝濫託門墻遡閶成命之傳

爰修竿牘敬致責賢之義少贊涓埃

謝魏丞相薦剡啓

泮水充員正負素餐之媿公車剡奏遽膺華袞之褒方捧檄以欣然覺登門而榮甚恩深特達感極鐫銘竊以進身之階未免求聞於先達知音之遇所難見聽於鉅公蓋惟人物之評允繫鈞衡之論攀緣匪易遭際甚艱固有掃舍人之門而藉以求通至或上宰相之書而竟於不報若乃事逢其適志遂所圖臚情之墨未乾薦士

之章已至靖惟忝冒可謂闊疏如敦禮者匊俚材疏株愚智短咲牛心而快賞夙勉壯圖叫熊膽以自强居懷僻學茲濫巾於講席獲肆志於麈編仰屋著書萃嘲評於尚白閉門作字殫思慮於炙青但矻矻以惟勤頗棲棲而焉薄竊嘗聞道於昔日所願記名於下風然細者為桷大者為亲莫匪因材而有取顧擁不中繩卷不中矩則將無用而安收深懷躍冶之慚徒起望洋之歎敢圖裁鑑罔棄凡庸以一言一行而識其生平之為遂三

沐三薰而置之子弟之列寵其微分被以美辭念讀書僅記於姓名未嘗博極且作語漫知於平仄自媿拙艱而乃借其學贍之稱加以文雄之譽謂宜到遠更厚所期在已反求於實何有登脆胲於尊俎之列昔固懼其非堪飾土木以錦繡之文今愈知其甚過茲蓋恭遇某官甄陶士類表燭人材以羅絡古今之術而下取於空疎以經緯天地之工而俯收於譾薄荷恩若此撫已知榮敦禮敢不勉厥進修益其涵養於斯二者何以副溢

美之言茍有一焉亦足為知己之報

代趙宰謝諸司列薦啓

下邑承流方積素餐之愧剡章合薦誤膺華袞之褒罷忽出於非常譽深慚於過實竊惟建業要衝之地是為名流嚮集之區開帥閫以建藩登使車而攬轡非搢紳之重望則廊廟之近臣皆一時鈞嚮之儲簡九陛冕旒之眷孰不萌於攀附期少借於輝光然取知固難於異同而求進豈無於遇否惟善人能舉類曲借吹噓諸大

夫皆曰賢誠為希闊顧茲公舉宜屬異材如其者識昧以踈性愚且拙隆師親友猶知行己之方應舉覓官徒為干祿之計夤緣宰邑強勉莅民推所學則必務於力行持其己則敢思於自怠察催科之積弊必簡其目以深防吏奸懼盜賊之肆行每嚴其責而力除民蠹訟不忘於審聽刑惟近於用寬雖懷惓惓之誠未見毫釐之效而乃迹其學術褒以廉勤有畏威不擾之稱借挨法當情之譽退求諸己實愧乃心茲蓋恭遇某官名冠倫

魁道升閶輿奕奕明堂之柱棟煌煌清廟之璠璵方其參率僉言俯收後進自惟凡陋之質曷稱獎提之恩其敢不益勵前修愈堅素履諸公令出門下固已蒙交舉之榮賤士見遇大賢當力圖知已之報

謝蔡總卿京刻啓

郡序充員本無題目公車刻奏乃有姓名深銜特達之恩輙敘感銘之悃竊以有俊即俊為政舉爾所知惟賢知賢觀臣以其所主自往古進賢之浸遠致清朝薦士

之絶希但問燕公嗣魯公甥類皆然耳不數顔氏孫閔氏子良可憐哉炎炎噂沓之門擾擾馳奔之地掣其肘而奪者悉由非意謀於心而諾者寧復自如此所以僉人腐夫掉臂而爭先端人良士卷舌而藏口若乃事無其素人莫之先一見巳定其生平片言遂加於褒飾正宜於古人求耳豈得於玆世見之必有軼材乃堪明舉如敦禮者株愚智短〈芻〉俚材微蠹編雖力於講論徇曲不離於陳腐本非時用偶然束縛於官常方自山來安

能曲折於人事亦惟憑藉使者二天之大乃得棲遲諸
侯泮水之間而術業荒疎性資簡質自甘為迂儒之陋
學何以辱明公之重言敢意誤知遽先論薦貢昌歇於
王食竊歎嗜偏登太羹於廟堂亦將存古曲借吹噓之
賜亦知刻畫之勞事既罕而遇難恩愈深而感切兹蓋
恭遇某官性天宏闊心地坦夷解十二牛而硎若新材
具見恢恢之裕息九萬里而風在下功名觀噩噩之隆
方且以奬提後進為政經以收拾英材為己任顧兹庸

妄亦被薦揚敦禮敢不勉厥進修厚其涵養心焉自省何以副溢美之言學以力行亦足為知己之報

賀蕭察院啓

光膺芝檢進陟栢臺國用正人士無異論或謂朝家有碩大無朋之福乃付綱憲於莊重不撓之臣顒昂之色足以肅穆周行正大之言足以維持公道精神所向風采益新衆皆曰賢國由是重恭惟其官天球比粹廟璉凝珍以懿文典學根柢六經以亮節清規羽儀多士汪

翔令問登陟華津議禮奉常久著詳明之譽繩愆憲府更觀謇諤之風即被殊遷盡施素藴某夙親餘論竊歎英猷竦聞除命之來倍極得人之喜繡衣行部阻陪賀客之趨鐵柱端朝遜仰官儀之盛

上平江汪守啓

改命類宫抗塵大府望門墻之峻坐知觀海之難親道德之光預期蒙露之潤恭惟某官本朝碩德吾道宗師聲塞天地而居有謙虚抑損之誠學洞古今而達以直

方正大之氣天之所降以開覺一世上之所待以經綸四方泓渟台鬯之規偃息藩州之望惟從容中外之際皆能為國之光輝顧尋常進退之間初不係公之輕重矧乎興德益懋熙圖敦禮鄉校諸生儒科晚進一命埃壓之域十年莽梗之蹤得次省曹不才宜汰濫巾師席非稱為慚寧獨冷之為懷竊羣嘲之是慮斯文不墜寄子敢自許以抗顔天下中庸有公庶得歸於折衷

迓平江丘守啓

寵膺宸綍訖易守符四境聞鷄犬之音既允沾於河潤兩界接耕桑之迹將均芘於棠陰凡在幈幪率同慶抃恭惟其官氣有所養而剛大學無不通而高明四十圍溜雨之皮材自難於小用九萬里培風之翼志不局於卑飛籋巍級以舒翹踔華塗而登步將膺柄用姑試事功班郡國之春去天不遠見長安之日易地皆然當即馳尺一之書豈久紆丈二之組敦禮頑冥益甚奇蹇異常遲次省曹披沙見類濫巾師席附贅為慚側聞千騎

之来深激寸心之喜諸侯泮水庶善頌之可賡刺史二天豈私恩之敢冀

通向守啓

政成苕水地易吳都符竹洊分優被九重之眷溪山相接載披三輔之圖荷茲忭懞敢申歡慶恭惟某官天趣高明風規峻整材鋒淬礪數千牛及發於硎宦路扶搖九萬里風斯在下攬轡著澄清之略擁麾高辦治之功飛蓋咢来政及班春之候賜環催拜佇陪半夜之談款

禮鉛槧陋儒詩書素業省曹遲次既類披沙講席濫巾更慚附贅先生萬古愧奚有於師資刺史二天倘可逃於吏議

通鄉守啓

隨牒轉移將道枌榆之里望風懷想敢修桑梓之恭敬聿齋鈴用馳書牘恭惟某官夜光寶踞喬木故家一朝解十二牛地有餘於游及六月息九萬里翼姑戢於垂雲行須尺一之書入奉九重之對敦禮久焉飄泊適此經從

鳳集江華有娓楊公之瑞鶴歸遼海空慚丁令之來

代人通鄉守啓

十年流落未忘越鳥之吟千里來歸願識荊州之面披承非遠欣幸良多恭惟某官德宇粹夷性天昭徹政妙斵輪之手材全游刃之神借重江城聊佩左魚之貴言還帝里即符畫鹿之祥某遠遜宦遊飽聞政譽徒愧小人之懷土望舊國以悵然願同君子之居邦事大夫之賢者

代王憲答向守啓

光膺中詔易鎮巨藩接壤聞風已著恩威之素褰帷布政載觀條教之孚恭惟其官敏悟絶倫清機昭理六月息九萬里久展修程一朝解十二牛共高餘及歷試循良之績即登嚴近之途某宦路差池風期遼邈方喜承顔之邇遽承貽翰之先感佩之私敷宣罔既

代李倉回向守啓

顯膺宸綍就易藩麾遺愛在人增苕霅溪山之勝先聲

及物動吴松風月之輝與在聽聞良深賛喜恭惟某官清機貽理沉識潛徹昂昂彌高發盛名於一世恢恢多裕絶敏悟於千人使星高峻整之風俣屏著循良之譽奏計方優於吏課改符旋被於恩書褰帷露冕而見吏民佇聞異績珥筆持槖而列侍從即展宏圖某自顧凡材濫將隆指軺車游歷屢逢傾蓋之歡鈴閤從容行慰盍簪之願

代葉倉答張守啓

鋒車趣覲榮分五馬之輝函教曷來遽被雙魚之貺服撝謙之過厚慚展慶之有稽恭惟某官廟璉珍凝簠簋金學富植豐規而輝國流華問以被民朝一人而拔尤首膺鶚薦晝三接而用錫親畀魚符豈州縣之職徒勞將公侯之家必復祥已符於晝鹿世當嗣於青氊某久矣遊從茲焉幸會扶風之課最於三輔知河潤之溥沾刺史之職察以六條庶露行之有賴

賀馬守啓

顯膺宸綍出鎮輔藩九棘平反夙著名卿之望一麾分
守爰膺良翰之求恭惟某官天趣高明風規峻整發盛
名於一世絶敏悟於千人卿序聮華垂近金鰲之直藩
城擇牧聊分銅虎之符眷威譽之素隆茲輿情之允協
紆丈二之組即聞奏課之優馳尺一之書當奉受釐之
對敦禮詩書素履鉛槧陋儒遲次省曹披沙見汰濫巾
師席附贅為慚側聽千騎之臨深激寸衷之喜先生萬
古愧何取於師資刺史二天庶可逃於吏議

謝丘守京剡啓

泮水投閒本無梯援公車剡奏乃有姓名檄初捧以欣然門獲登而榮甚竊以昔者論薦存乎至公士之求知貴於以正故車下之歌不由於借助而河東之辟盡絶於屬書古道邈然流風竭矣容容徒炙手之附帖帖惟捩鼻之從有以先容雖枯木朽株而增重無因自至以夜光明月而見疑是非罔出於本心取予浸流於市道敦禮不肖抑又奚云方自山来不知曲折於人事豈堪

世用偶茲束縛於官常僻拙自喜既莫求先容謇訥無
華又不能巧進畧無蜉蟻可援之勢徒有蚑虵求附之
心倘諸公令出其門固所願也求貴人借助以勢詎肯
為哉自甘為無用之迂儒何敢幾薦賢之重諾豈意高
明之鑒不遺介特之蹤登太羹於廟堂亦將存古貢昌
歜於玉食竊歎嗜偏茲蓋恭遇其官高明自得於天資
予諾不隨於世俗以收拾寒士為己任以矯拂頹風為
政經曾是妄庸亦叨獎拔敦禮素雖至愚而極陋今益

自信而不疑直道是行終戒用人之誚厚恩難報漫懷知己之私

賀王守改知建康啓

恭審政宸倢藩位隆連帥江山相望既惠養之素孚旌棨就臨喜教條之均被忭懽所暨闔懌惟同恭惟某官奥業丕天清規輝國海涵地負浩乎學問之內充月潤日光倬彼聲猷之外發以一日而先多士由片言而結上知紬書增東壁之輝持被應列星之次歷華貫於鳳

閤鸞臺之地譽處彌休望清光於鷄翅豹尾之間班行
益峻屬修承明之直荐分刺史之權智妙神明仁深寬
宥折獄無非於破的撥煩罔見於全牛德洽廬陵名伯
之棠猶在化行宣郡齊侯之政已成爰膺斧扆之求亟
畀玉符之託由列郡而付留都之重實勸乃功因近藩
而開師閫之崇就宏斯政矧時建業實號要衝箕翼舒
張列千屯之玉帳虎龍蟠踞護萬雉之金城人物浩穰
山川盛麗居守之任茲借重於名臣入拜之階姑積資

於鉅望敦禮迂違陋學偪側凡材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級去民畝而就吏禄遂困塵埃惟平時慕用之深有遹日趨承之便官程迫趣方恨遠於崇墉郵驛傳朋喜獲依於大芘

服闋上周内翰啓

自遠聲光浸罹憂患哀思匪極但驚嵗月之移名姓不祥莫致寒暄之問追兹終制蕭爾殘生收召散魂強追陪於人事飛馳精思實嚮慕於師門伏審演潤金鑾譜

論清燕明靈具介福禄叢臻恭惟某官學富經綸罷全
端亮高文大冊發為天子之光勁節冲規播在輿人之
頌雖躬譙之已甚如物論之浩然雍容翰墨之林樞軸
鈞衡之望謀參禁密被眷寵以方深禮絶坐閒諒登庸
之非晚敦禮伶俜弱質孤露餘年省厥艱難有如痛定
奄然喘息豈自意全永纏風樹之悲曷勝松楸之戀從
先王之禮姑不齒於三年和夫子之琴冀得門於數仞
金氣澄肅玉堂靖嚴惟善含於天和即進登於台軸

上王尚書啓

隨牒轉移久容諸侯之幕望風傾想未登夫子之堂葢惟位貌之間殊且復姓名之埋沒蔑聞介紹敢干冒進之誅自分陸沉但近退藏之守迹雖隣於簡外心實注於高明不修參佐之儀曷見依歸之悃伏惟銓衡多暇實練維和積有休祥叢護興寢恭惟其官以堪輿浩直之氣負邦國經綸之材智慮精微而發之以剛論議慷慨而据之以直力行已學親結上知善策奇謀允矣淵

衷之合公言直道翕然衆正之孚周旋八座之班行重疊諸儒之講席禁途積望久已熟於民瞻揆路登庸諒方深於帝簡敦禮迂愚自守寒薄多奇治亂之原亦嘗志一二大者功名之事豈得無尺寸望焉初心坐歎於乖違半世已成於蹭蹬顧屯邅之已甚曽趨操之不移竊嘗嚮慕於門墻所願依承於几杖事隨勢奪時與命睽披雲霧之天曷慰平生之志望星辰之履不知精爽之馳

上方平江啓

祇奉詔綸載新郡紱政成甄越已膺計最之褒地勝吳松更倚老成之重江山改觀草木知威恭惟某官吏道宗師士林耆舊材大備更於盤錯望尊咸服於典刑數千牛游及之餘硎若新而不頓九萬里培風之力積既厚以彌高時惟黄髪之英深簡丹心之眷去天不遠既頒郡國之春易地皆然更近長安之日豈久紆丈二之組當即馳尺一之書敎禮鈆槧陋儒門墻下士繫一官

而漂泊瞻數仞以翹思側聆千騎之臨深激寸心之喜

上范舍人啓

逖違風度浸越年華望北海之洋久已遡精神於門墻之下歌南山之粲庶幾定平生於言語之間敢勤躧履之迎用慰執鞭之慕竊以先覺達後覺雖有迪於見聞下風應上風亦相尋於氣類萬寶畢趨於都會衆流爭湊於巨川寥乎大雅之良甚矣斯文之弊瑣碎焜燿既不能混融天地之純全朴鄙艱深又無以轇轕日星之

經緯哇咬衆作鹵莽一塗遺音泯泯以無闇餘瀝涓涓而將竭欽惟文伯大起儒風道四時之氣而洩其緜落百氏之華而食其實測之益遠灝灝大而渾渾全動而徐盈涵涵停而秩秩積鷙英猷而溥暢靡羣作以披紛張咸池而樂洞庭巳眩鈞天之奏登泰山而小天下益知丘垤之卑然而道大則物必兼容名盛則衆斯咸慕雖問途豈資於老馬然致士方揖於怒蛙敢叙悃私重塵聽瑩伏念敫禮株愚智短劣俚才微素緼壯圖唉牛

心而快賞居懷強學咀熊胆以助勤殫思慮於炙青萃
嘲評於尚白顧欲攄擒踴躍而涉其級傾覺沉浸醲郁
而作為文揚雄深戒於篆雕枚乘終流於骫骳規規摹
古欲捧腹以效顰忽忽求奇竟謹毛而失貌閶闔干祿
詎勉應書裂繻上國之遊倚袂公車之後仲舒對策本
獨守於春秋德裕擢科欲不藏於文選雖自覺學行而
失步亦未忍轉衣而為裳抽餘韻於乙真索微言於栗
容旁睨而論都邑人多笑其為狂矜夸而賦山河已亦

知其成辯訪遺跡於官館城池之異覃苦思於垣墻藩溷之間成章不知所之深負小子斐然之媿不敏㢏斯達矣願聞先生莞爾之談雖磁石鐵以類相從實風馬牛勢常不及豈意廣文之席遽通舍人之門麈尾餘論妙理時聞鳩杖勝遊髙風日至披冲襟而嚮道飾蕪累以修容戰蟻詎足以勝雷鼯蚍豈容于登俎斯文不墜寄子敢自異于名論天下中庸有公庶獲依於折衷恭惟某官包羅百氏磅礴九流以輝煌汗漫之作而執耳

文盟以博大高明之資而盱衡士類一言噓善四海傾風自顧雖無玉珮瓊琚而放厥詞庶幾足免明月夜光而投之暗夀一嘗而未美雖數蹠而尚知覽進學解而譽史才必得之睚逕之外誦鷫鷞賦而許王佐亦覘于辭氣之間敢期戰場弔古遂識其精思正恐吴江落楓不如其所見仰祈裁鑒曲借甄收

賀鎮江張尚書啓

抗旌臨郡揆日開藩風月萬家頓改江山之觀耕桑千

里巳聞襦袴之謡將敬掣於齋鈴敢情馳於書牘恭惟
某官器涵端亮道縕直方流華間以被民凛清規而照
國星辰曳履居文昌八座之崇銅竹分符擁東方千騎
之貴兹坐棠之未久知游刃之多餘上計獨優豈待五
月而報賜環催拜即陪半夜之談敦禮深愧材凡每勤
意予方懷章而言邁愧投轄之無從自違行旆之光愈
極摇旌之想室邇而人甚遠雖阻奉於色辭波及者君
之餘喜察承於芘潤

宮教集卷九　　　　宋　崔敦禮　撰

啓十九首

問候李殿院啓

漢殿追隨偶抜科級泰淮邂逅浸閲年華伏在賤微竦聞登用亦嘗得餘論之末私竊高下風之行以為朝有正臣自應享安樂得賢之福士無異論豈特為齒緣託契之光伏惟執法居中自天叢祉恭以其官受材英特

養氣渾全高明博大之學地負而海涵雄深辨麗之文波屬而雲委植豐規而暉日絶高舉以培風踔厲亭塗汪翔華閎深結宸知之異晉司臺察之明柱下昂藏衆目為真御史班心突兀世有此古丈夫而自肅穆端朝雍容造膝以紀綱不立為大耻以風俗未正為深憂剔除巨蠧於盤根錯節之時排斥貴臣於盛意隆指之際凛然風采之盛卑厥精神之敷不特淮南憚汲黯而寢謀抑使晉人畏晏嬰而聽命豈非忠純不二而學足以

守其道輔以機變無窮而辯足以申其言用能謀無不從績乃可底敦禮夙聞高誼深嘆絶塵禮雖後於衆人喜實先於流輩兹布尺題而展問竊傾下館以翹心趨延英門而大言莫究歡愉之素弄大夫印而遂拜徒均矚望之情火侯鑠流臺綱嚴靖願益精於調衛庶茂對於光亨

通漕使啓

巖邑警巡假聲猷之自舊類宫誦説託封部以爲光適

當受察之初敢後修容之敬恭惟某官清機昭理涵德真淳材推游刃之神政妙斲輪之手給餉饋不絶粮道方資流馬之功見言面略無幾微更奉單車之聘輯勞能之甚卓積譽處以彌休行被褒嘉晉膺寵拜某塵埃一命淬梗十年俾汰才省署之中乃得禄吳門之近方息肩之云始屬抗節以言還徒以旅進之間莫罄久違之悃遡伋墻而企踵末卜趨參憑尺素以凾心曷窮稱述

通陳運使啟

畢棲赤尉甘奔走於塵埃瞻望皇華行依緣於條教幸由天假恩有地歸恭惟某官德宇邃夷性天昭曠文章政事為仕路之表儀儒雅風流揖古人之標致細翔中外更練事功頃分守於淮邦已藹聞於政譽得賢吏嚴明之要知足破姦當公堂剖決之時言皆中的民隱灼知於纖芥吏欺洞見於秋毫囹圄屢空里閭不擾至今通民之相語咸言召父之復生銘德政於無窮愛甘棠

而勿翦星霜浸越位貌益隆屬戎事之方興正邊疆之未靖六師賈勇將電掃以風馳萬口張頤非鬼輸而天雨爰屈澄清之略往司飛輓之權天子有事匈奴軍儲是急關中既得相國糧道何憂佇書盟府之勲即正台衡之拜有心所冀不謀而同某淮海微生簪纓下列早奉箕裘之訓濫叨科第之名重惟桑梓之輿區曾是蕃垣之舊服更時已久尚勝籍籍之歡聲拜履無從徒戴家家之畫像不圖今日獲趨下風金就礪木從繩行克

彖於約束雞司晨犬吠盜當祇服於使令

通魏丞相啓

省曹掌故嘗叨進牘之私郡序司文更倚建牙之重託洪鈞而惟舊企森戟以知歸恭聟齋鈴敬馳書牘恭惟其官端朝首德柱國宗臣氣全渾厚而養之以純誠識造高明而達之以剛大感會明昌之運發舒經濟之圖排難厭紛亮節著艱難之際賛元經體真工藏輔相之中闕公道而多士興明大綱而百揆叙裴度稍從於綠

野謝安實繫於蒼生閔頎政路之崇借重吳門之近香凝燕寢面千里之湖山吏退公衙賞萬家之風月雖上眷優隆於敬老恐朝臣圖任而貪賢敦禮名第凡流淮鄉下士一命簪紳之底三年笳楚之中念作吏以困風塵嘗槀書而上京國望翹材之館竊歎於無階伏光範之門敢嫵於自贊重塵藻鑑深枉名論欲乘時漸致於亨衢使隸職近居於華省得魚雖兼熊掌方安需次之渺茫失東復收桑榆所喜坐曹之清簡已驅車而于邁

適開府之云初望不素然幸寧有曲曾侯戾止行與聽
鸞聲之餘周公歸兮恐難稽衮服之拜

通問梁舍人啟

攀緣科級嘗叨末契之光睽異色辭益歎絕塵之遠敢
修狂斐上叩崇明竊以同年之義在昔所敦末俗之澆
於今特甚隊趨行入曾不問其孰何君北我南了無知
其在否交情淡薄古道凋零倘拘分貌之間遂隔門墻
之望則將習久無復餘風因忘貴賤之殊輙叙興居之

敬恭惟其官風華靈茂天韻渾淪秉清德以照人植豊規而輝國正辭簡古鄙衆作之小成與學博通畢羣言之近用早奉大廷之策亟先多士之臚貫穿道原老先生率皆斂手昭陳國體聖天子亦為改容道與時行寵隨名至鶱休名而旁暢蹈華貫以立登太一前臨拂芸香而夜直列星上應含鷄舌以朝趨玆峻陟於殿坳用密親於帝仗峩冠紫殿珥筆丹墀其在有唐或倚登於相位至於近代亦平進於左班即被殊遷用攄素藴敦

禮殊愚智短漫憑才跡學自守於僻迂文敢專於雕篆抽楚謡漢風之餘思所願盡心恭南昌北部之賤官未知免戾念昔慈恩之會獲偕騶御之僊年除月遷已分雲泥之隔氣求聲應尚憐草木之同玖令方深朔風增勁願益調於冲粹以茂對乎光亨

答費知府啟

光膺除書榮領祠館伏惟慶慰共官文高藝苑望重儒林懷郡守之印章適所向之弗偶奉僊家之香火何自

取之太廉載惟么麽之資豈有揄揚之助過形謝牘益重愧容感戢維深敷宣罔既

答常熟趙簿啓

籍甚多才之譽所願識賢粲然一紙之書胡為及我恭惟某官珍凝廟璉秀毓天潢材磊落以不羣識踈明而無滯鸞鳳翔千仞之上豈枳棘之卑棲鯤鵬搏萬里之遥佇風雲之横奮敦禮久焉仰德幸矣為僚末路飄零將露行之衆潤高堂煥爛期燭影之分光

回吳江邵宰啟

秦淮風月尚懷揮麈之談吳會山川行聽落楓之句久焉契闊幸矣逢迎恭惟某官襟韻疎明英華靈茂泳修漢而擢秀挹明月以揚輝種河陽一縣之花此其暫耳覽策府羣山之玉衆竊遲之敦禮隨牒宦途濫巾師席羣嘲漫解初無諸公衮衮之榮一笑相逢頗有故人戀戀之意

回吳江呂宰啟

里巷游從共飲投金之水官曹聯接更依浮玉之堂悵一別之時深披尺題而心喜恭惟某官夜光寳踞喬木名家材推游刃之神政妙斵輪之手魯恭有三異之政行親見之公琰非百里之材豈久淹者敦禮宦途隨牒師席濫巾媿無諸公袞袞之榮頼有故人戀戀之意種河陽之桃李預期寒谷之春采泮水之藻芹坐釋廣文之冷

答錢倅啟

光奉宸恩榮關郡政別駕貳於刺史行觀條教之孚廣文獨為冷官幸託仁賢之芘披尺題而增喜跂數仞以馳誠恭惟具官質粹天球珍凝廟璉七貂世胄金張之業有輝萬石家風齊魯之儒何及鶩隆名而旁暢演芬潤以宏敷佩王祥之刀已共期於國器題陳蕃之座姑少屈於儁游即著康功徑躋要路敦禮詩書素履鉛槧陋儒遲次省曹披沙見類濫巾師席附贅為魁召諸生而誨之正切群嘲之慮事大夫之賢者庶幾餘論之承

代名倅通梁倅啓

光奉明綸榮叅陪闕當年絲侍交聞曳履之聲今日簪朋並列題與之任遭逢希闊感幸并兼恭惟某官廟瑚璉珍簠簋金學富泳修漢而擢秀挹明月以揚輝藹然譽處之隆籍甚人文之美暫淹遠業來佐大藩別駕屏星實凌厲雲霄之漸明光畫省看登庸衣鉢之傳某自愧材凡忝聯世契雖未識老萊氏之子固稔聞萬石君之名不自意於飄蓬將獲叨於倚玉趨朝並命顧疇昔之

難忘同官為寮獨於今之何幸

通陸倅啓

賓位偶虛猥應辟書之寵官曹相接遂叨寮寀之榮跂
數仞以馳情修尺題而展敬恭惟某官簪纓望族詩禮
名家蘊奧學於黌黌金粹清姿於廟璉觧吕虔之佩知器
遠之難量題仲舉之輿信材高之未究佇觀環節之下
名置閨臺之開敢禮與世則疎向風甚久政恨承顏之
邈敢期聯事之親末路飄零幸借露行之潤高堂煥爛

願分鄰燭之光

回姚都大啟

比叨嚴名獲對便朝進西府之末僚還北門之舊直追邯鄲之步已故迹之俱忘下楚些之招覺殘䰟之漸返恭惟某官至仁嘉善尚義隆謙枉慶問以先之流好辭而寵甚永言登受之謹更重襲藏之榮感佩維深數宣罔既

答上元尉啟

書斂西來瓊瑤遠及披朶雲之字已觀作者之風宣綵棒之威更託鄰封之芘伏惟其官風華靈茂學問邃純抱明月以揚輝泳修漢而擢秀宣東觀石渠之選豈南昌北部之淹州縣之職徒勞人亦聊爾耳神僊之人不易得詎可量哉敦禮密借餘輝警巡下邑左右有所雖云循故事於長安東西相望尚足詑英詞於文伯

回教官啓

青錢妙選竊欽屢中之才黌舍英游行遂披承之願覿

芝眉而非遠辱珍翰以為榮恭惟其官天韻渾淪風華靈茂玉井之蓮十丈種學甚高丹山之鳳九苞摛文特麗暫佇雲霄之步寵臨芹藻之宫槐市風行聊振揚於木鐸花塼影轉行入侍於金鑾敦禮久聞北斗之名未快景星之覩簪朋盍契竊欣倚玉之光麈尾生風佇聽懸河之論

回黄教授啟

遜仰風猷鋪聞道藝典教之官獨冷所願得朋明經之

望鼎来頖慚奪席披尺題而增敬企數仞以翹思恭惟

某官天韻粹温風華靈茂泳修漢而擢秀把明月以揚

輝學士登瀛洲即奉夜談之對諸侯集泮水漫為晨入

之游敢禮紉俚材踈迂愚智短薄宦幾同於附贅横經

何有於解頤會面無期每恨荆州之未識為寮何幸獲

同魯國之從游

通建康陳留守啟

充賦大廷嘗玷權衡之鑒效官下邑更依庥庇之餘幸

出自天恩歸有地恭惟具官一代首德四方宗師網羅百氏而發為淵深簡古之文根本六經而富以總攬宏博之學約而能肆贍而不華天下皆以吾道之寄命有歸於明公明公獨為斯文之指南以盡其能事蚤出班行之秀亟膺倚注之隆峩豸冠於霜臺惟直道公言之是徇含鷄香於粉省凛清規勁節之不渝藹然直聲著在輿論倦錦帳握蘭之直從虎符分竹之榮繼帥旟流皆一時之重鎮湖山相望沸兩郡之歡聲至今弊析之

相聞盡是甘棠之舊蔭奏課若此入拜則宜茲尚屈於
宏材煩總司於留鑰屬邉疆之未靖正戎事之方興必
慈惠足以撫柔吾民而威望足以震疊方面然後國倚
長城之固人歸愛日之温仰寛顧憂惟得君重第恐夜
談思賈朝命旌黄不容歲月之稽即正鈞衡之拜有心
所冀不謀而同敦禮生則甚愚性惟嗜學方辭科舉之
累欲盡文章之功急禄為親求全於孝養低顔就列遂
困於吏塵將偷職事之餘益廣平生之學庶不忘於黄

卷期可致於青雲重惟㲉觳之文辱在甄收之數蒙厚知之已久趨下風而莫遑不圖幸會之來乃備使令之末鷄司晨犬吠盜當祇服於教條金就礪木從繩行敬遵於約束

代人通陳察院啟

簡自帝衷進居臺察正人登用有識嘆嗟竊以御史耳目之官實曰朝廷紀綱之地明目張胆足以論庶事之是非正色立朝足以别羣工之邪正自非有夷達寡求

之操而能秉質直不欺之誠則何以清肅官聯尊崇國勢洪惟甚盛之旦大起至公之門副上所求於今尤重恭惟其官清機昭理與學潛微道義自得於古人趣尚不隨於流俗堂堂正論每拒詖而放淫挺挺豐規足廉頑而立懦汪翔盛問更踐華津茲優結於隆知遂晉膺於要用一臺克正四面屬觀必將開拓正途盡洗士風之弊維持大法益清邦憲之源即被殊遷大輸素蘊其欣聞成命倍激懦悰方祗服於官箴媿莫陪於賓履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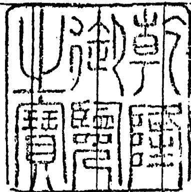
多君子未可議乃知吾道之嚴朝有直臣必太平敢先
有識之賀

送運使黄察院啓

光奉綸音榮司漕計當踞虎蟠龍之地鼎㑹輸將妙木
牛流馬之思坐觀贍給聲光所曁原隰有輝恭惟某官
天韻深純風猷整拔氣剛而大凛清規亮節而不渝道
直以方抗崇論宏言而莫屈頃奮鵬程之健峻登烏府
之班造膝沃心天下咸受其陰賜明目張胆朝端盡服

其精忠清議被民英猷輝世眷言江左實號畿封方㨿
聚以雲屯用嚴邊備豈鬼輸而天雨以濟吾師是用疇
舉異能仰分憂顧有如鉅德實稱重權天子有事匈奴
軍儲是急關中既得相國糧道何憂第虞金節之領名
置玉除之列入陪嚴近大究設施敦禮漫漶學疎株愚
智短夙禀顓蒙之質徒多涉獵之功追時好以取世資
偶叨科級去民田而就吏禄遂困塵埃閒澄按之来臨
幸怦懞之有賴繡衣直指行先星胤之瞻大厦既成獲

戴雲天之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宮教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　藩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謄錄監生臣陳　塏

宮教集卷十

宋　崔敦禮　撰

啓十二首

代賀王宣撫加樞密啓

誕揚顯册登進元樞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方託顧憂之重柱石之臣宜居輔弼爰膺寵數之隆康陛勢崇旗旗色動恭惟某官興邦碩浩命世宗工負應變之材智酬方而無滯厲匪躬之節勇見義而必為登步政途汪翔

民譽竒策懋昭於籌幄壯猷密布於㙛庭倚注方深勲庸滋茂眷言地重是天維要險之區勉為上行輟斗極凝嚴之望建油幢而立武開幕府以信威天子方委以腹心敵人可玩於股掌器博而用無近式恢經遠之圖勞大者爵必尊遂冠本兵之任寵隨名至道與時行方將傳檄而可定三秦豈但折衝而決勝千里煥乎懿績邁彼前聞某茈迹門墻受恩鎔冶耳側絲綸之下心縻旌戟之間慶公論之咸孚激懦衷而增奮棘門蒲伏徒嗟

迹遠以無從沙路徽迎行見功成而入拜

代王憲賀王樞密啟

渙號明廷升賢右府文昌六曹之長積譽處以彌休北斗七政之樞畀事權而滋重郵音傳播士論僉諧恭惟某官負器疏通受材膚敏功名自喜深懲無用之空言慷慨必為卓有可觀之大節踐敭儁軌登步亨途銓筦清華盧李之賢莫及經帷邃穆堯舜之道是陳吏任使以浸多幹勞能而更偉上心所簡人望攸歸肆疇濟

實之材爰正本兵之柄精神遐暢敢輕泰國之無人勲業增華共慶西平之有子某屬將外指側聽中除叩閽以無階越輿情而倍喜

代李倉通留守賀洪樞密啟

顯膺鳳誥榮綰麟符便郡承流已奏治平之最陪京司鑰就分委寄之隆績懋有光簪紳相慶恭惟某官應期良弼名世真儒亮節豈規鶱英聲而旁暢高文大册靡衆作以分披徧歷清華之途遂登宥密之任稍退休於

真館旋起鎮於名藩以匹夫失所為深憂以比屋安居為至樂仁聲周浹政譽汪翔尚淹帷幄之明謨來鎮江淮之都會闗中留相國固已增天塹之雄江左見夷吾當盡復神州之舊某粜昏有素檮散無堪屬誤領於使華喜密依於鄉蔭驅馳周道尚睽台座之瞻邂逅都門行見袞衣之入

代梁倅賀留守啟

誕敷顯册出鎮陪京起安石於東山式慰具瞻之望分

召公於陝右用寛憂顧之深朝野聳聞搢紳交慶恭惟
某官四方魁傑一代宗工明古今治亂之原若指諸掌
上達文武弛張之要不出其環中早被遇於上皇荐結
知於英主彯纓麟閣政事多所講明我豸烏臺姦宄為
之斂避昨敵馬之南牧窺襄漢之上流凜然獨坐之尊
屹若長城之阻以身督戰運妙謨於帷幄之中為國宣
威殄强寇於笑譚之際功勲碩大事業彰明迨參秉於
國鈞益穆宣於天緯素所緼蓄固將行道以濟時及其

經綸真是庇民而尊主雖譏波之遽起致玉鉉之微歉
從容不改於壯猷進止自安於常度方且養恬閑館玩
味真腴居綠墅以優游結丹衷之懷想春言江左實號
纖封擅虎龍蟠踞之雄萃箕翼張舒之盛若時謀帥尤
重得人爰膺倚注之隆全付保釐之寄關中既得相國
姑借重於帥藩袞衣以歸周公即躋榮於鼎席某簪纓
末緒樗櫟凡材抱黃卷以游心曷探其域奮青雲而振
翮尚負初心叨居半刺之聨愧乏寸長之効不圖今日

得拜下風修屬吏之儀行獲依於芘潤託洪鈞之造尚有冀於提撕

代丘帥賀曾漕啟

祇膺春擢榮領漕將行步褰帷遡仰光華之盛專城剖竹幸叨臨按之餘開命之頃馳心以喜恭惟某官珍凝廟璉學富籯金流華閲以被民植豐規而輝國九卿惟月煌煌蒼玉之光五馬行春奕奕朱轓之貴硎新不頓斵久逾精尚資心畫之餘旋畀計臺之重佇覩成績徑

踐要途某一别時深尺題問阻匪自爲於簡慢盖有恃
於高明欣聞攬轡之臨獲在提封之内補苴罅漏自憐
五技之窮激濁揚清正倚二天之覆

又代丘守賀吕漕啟

被膺書賛榮總漕司錦帳含香久振望郎之譽綉衣將
指就揚膚使之華恭惟某官嶽峙瓌姿鼎涵淑氣表表
士林之標的堂堂相閫之規模暫淹材刃之餘用領計
臺之重三十鍾而致衆一石聊寛負海之勞九萬里而

擊水三千未快垂天之使倚奏紅陳之課徑登紫𣓌之班某濫職藩宣獲叨庇賴固所願也繄幸會之適然寔能容之將悔尤之可追

又代賀胡漕啓

祇膺帝眷入按畿封素洽恩威不改慦棠之舊載行郡國諒多騎竹之迎恭惟某官負器疏通受材膚敏周旋三輔游歔濟劇之聲鎮撫十連更借偃藩之重輯勞能之甚卓積藾注以資深蕭何吾能用之早著飛輓之績

賈生不見久矣亟膺圖舊之求不但驪駕輦車而運九年之儲固將簪筆持槖而備半夜之問某藩宣亡補曠敗為憂技可笑於五窮錦幾同於百衲疇昔熟於條教何日忘之乃令奉以周旋固所願也

又代賀沈漕啟

寓直寶儲覲風纖甸星霜俄易久睽芝宇之瞻綉斧鼎臨正託雲天之覆欣聞除目實倍常情恭惟某官風韻純淪聲華整拔抗崇論宏議而莫屈凜清規勁節而不

渝凤翥著於英猷久徊翔於榮路霜臺峩豸凜生白簡之風星使乘軺胥鞠緑扉之草旋膺召節趣覲嚴宸從容陪右府之籌密勿坐郎官之帳謀謨深簡眷注益隆偉江左之輿區實吳中之要會當踞虎蟠龍之地鼎會輸將必木牛流馬之能乃臻贍給有如鉅德實稱重權天子有事匈奴軍儲是賴關中既得相國糧道何憂第虞金節之班召置玉除之列其荷知有素嚮德尤深頃季弟備數於幕蓮數辱品題之重而賤迹納交於棣萼

幾同莫逆之游不圖今日之逢獲就下風之列識韓荊州之面固夙慰於平生仰蘇刺史之天幸容依於巨庇

又代賀呂漕啟

疏恩帝制易節纖封安習教條未改想棠之舊載行郡國諒多騎竹之迎聞命之初馳心以喜恭惟某官受材膚敏負器疏通衍芳潤以宏敷騖隆名而旁暢侯蕃偃息洊揚愷悌之風使指光華屢見澄清之志硎新不頓斵老逾精雖易地以皆然喜去天之不遠固將簪筆持

槖以備半夜之問豈但華車驪駕而運九年之儲某綿薄何能蕃宣亡補企旌麾而有仰託封部以為榮激濁揚清正倚二天之覆補苴罅漏空憐五技之窮

又賀沈漕啟

恭審光被綸言晉司漕計起冠公於河内共徯於登庸留蕭相於關中漫勞於累績恭惟某官清機昭理奥學潛徹鼎鼎彌高發盛名於一世恢恢多裕絶敏悟於千人佪翔郎闈卿寺之清班敭歴使節守符之要選研新

不頓斲老逾精輦車驪駕而給轉輸方覩成筭簪筆荷槖而列侍從即展宏圖敦禮鉛槧陋儒詩書素業省曹遲次偶類披沙師席濫巾更慚附贅竊欣巨芘之有託私卜羣嘲之可逃慶抃之私數宣罔既

又賀沈漕啟

伏審拜命漢廷觀風吳會春闈程試嘗叨衡鑑之明星節鼎來正託雲天之庇遭逢若此闓懌惟深恭惟某官朝璉凝珍天球比粹海涵地負浩乎道德之內充月潤

日光倬彼聲華之外發舒翹巍級振羽亨衢凛白簡以趍朝姦邪斂迹耀綉衣而持斧草木知威從容陪右府之籌帟夕坐郎官之帳汪翔滋久簡注彌深眷長江方面之衝正列郡輸將之會六師嚴壁方蟻聚以雲屯萬口張頤豈鬼輸而天雨是用峻寳儲之直肅分使節之光第恐不待席溫即膺環召給闗中之餉饋未究設施陪天上之班行倚登嚴近敦禮迂跡陋學猥瑣微材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級去民畝而就吏祿遂困塵埃

自惟疏逖之蹤嘗被品題之重與韓弟子之列已夙慰於平生依蘇刺史之天幸令承於巨芘

又賀浙漕陳宗丞啟

恭審持節觀風彯纓入覲久不見賈想聞天上之咨嗟吾能用蕭坐使闗中之膽給某官行全忠恕性迪誠明文邃乎經笑諸生之塵腐學醇乎道閲理趣之精微斂所養足以涵道真發其才見于應時用頃者淮壖之政畧施材刃之餘宇定而天自全鑑明則塵不止故能疏

觀利病靜閱賢愚吏欺洞見於秋毫民隱詳知於纖細三月報齊侯之政已聞課最之優二星驚蜀吏之占果叶使華之遣歷考此邦之近事間被清朝之異恩猶須遲之歲月之間詳試以觀其效然後錄其循良之績拔用以旌其功未有坐席始溫賜環俄至朝握符而飛皂蓋暮攬轡以紆綉衣寵光之隆敏捷如此若時浙水視昔畿封天日所臨人材易見還之近庶其可以行觀而言察任所難抑亦待其望重而資深佇籌心計之精即

在禁嚴之地某頃叨末掾嘗被厚知賀厦誠深竊自同
燕雀之喜登仙路遠恨不為騶僕之隨

宫教集卷十一

宋　崔敦禮　撰

啓十三首

代馬守到任通張漕啓

寢燕凝香自昔享名藩之樂室如懸磬厥今同凋郡之風邮之見糧吏無繼廪財既窮於竭澤貴何補於漏巵適兹困獘之承喜有忻懽之記恭惟某官賦材精敏負器疏通鳴玉登朝早著月卿之望褰帷行部更揚星使之威積譽處以彌休

輯勞能之甚卓佇頒金節召置玉除某受寀云初辱知有素補鑄莅湔敢辭五技之窮涵垢匿瑕正倚二天之覆

代人賀留守張舍人啟

承聞大號顯拜殊恩鳳閣曆榮備極寵優之異鹿坡贊畫更當方面之衝朝野聳聞搢紳交慶恭惟某官元精上瑞閒氣全材九萬搏程自整頓垂天之翼八千鼓篋獨鏗鏘擲地之聲徧踐清華洊揚中外乃眷艱難之際尤深注倚之專天設金湯任莫隆於居守雲屯貔虎謀

允賴於折衝名位至崇兵民攸繫爰以西垣之直出分
北顧之憂華夏望風江山增氣蕭何吾能用矣方藹著
於威聲馬周暫不見之諒已深於懷想佇前大拜益究
遠圖某困頓无堪迂愚已甚茲濫居於曹掾愧殊乏於
材稱欣聞成命之傳實倍常情之喜趨庭斂板行參前
列之龜染翰舒牋徒若賀成之燕

代建康倅賀張舍人啟

光奉裶書顯膺異數寵優事特峻登綸綍之司任大責

專兼付兵民之寄除音一出輿頌四馳恭惟某官負世軼材受天閒氣文皆貫道鄙衆作之小成學本輔時早羣言之近用以一日而魁多士不數歲而登要津功業著隆搢紳欽歎春籌幄贊謀之任尤重得人而陪京留鑰之司實難謀帥乃如首德素簡上心亟躋禁掖之班全付事權之峻佐裴度而平淮蔡姑暫屈於藩宣思馬周之識事端諒已深於注想即膺召節入踐政途某媿之長材濫居半刺雖吏責之甫及實曠敗之是憂自惟

牢落之蹤嘗遂參承之幸不圖令日獲趍下風鳳凰之鳴高岡詎敢萌於攀附燕雀之賀大厦深有賴於帡幪

賀建康留守張舍人啟

光膺書幣榮被宸恩眷寵用隆入侍禁嚴之邃事權增峻出分筦鑰之雄除目布傳羣情聞懌恭惟某官一代魁傑四方宗師羅網百氏故其學浩博而閎深根本六經則其文淵源而蔚蔚清規輝世奥學丕天衍芳潤以誕敷騖隆名而旁暢大廷發策冠臚傳於唾手之閒真

主結知馳駿坂若走丸之易敭歴方丈蓬萊之清選周旋鸞臺鳳閣之上游頃分守於輔藩已藹聞於嘉績居之以明敏而有撥煩濟劇之術持之以簡素而成減騶徹樂之風吏欺洞見於秋毫民隱灼知於纖細旋聞報政之最亟被賜環而歸眷江左之輿區有陪京之巨鎮雲屯貔虎令號要衝天設金湯古稱地險方平時無事之際所任猶難況今日多艱之期其責甚重有如鉅德素務師言寛上顧憂非公孰可是用峻躋法從全付重

權命畢公以保釐姑暫攝秉鈞之任憶馬周之敏識諒
已深側席之思佇膺召節之班即正台衡之拜敦禮迂
違陋學猥瑣微材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級去民畝
而就吏祿方困塵埃不圖幸會之臨將遂趨承之便聲
名四海久願為之執鞭部屬一官茲第勤於賀廈

代丘守和嚴到任啟

莽梗飄流方歎越吟之在楚耕桑交跡竊欣魯柝之閑
郛雖拔薤之無從喜伐柯之不遠恭惟具官珠璣咳唾

錦繡肝腸文章自以詩鳴問學不為俗絆春風道院想鈴閣之多餘夜月澄江宜錦囊之益富豈久紆於銅竹行趣對於金蓮某別日未多向風已劇遥企坐棠之盛惟勤與梓之恭三年違枌社之期因深懷土九里接洪河之潤幸借餘波

代賀詹司諫啟

皺自郎省擢登諫垣受知方深有識相慶咸謂朝家以碩大無朋之福迺畀言責於端靖不撓之臣仁義之學

足以推廣上心正大之辭足以翼扶公道績乃可底國

由是尊恭惟某官粹比天球珍凝廟璉以清規亮節羽

儀多士以懿文奥學根柢六經登步華途汪翔休問郎

官上應列宿方陪錦帳之游天子諍有七人吏倚皂囊

之獻佇聞籌合即副巖瞻某久仰餘光欣聞成命佩魚

符於甸服莫先賀列之趍酌獻尊於天階逖想朝儀之

盛

代丘守隣郡賀冬啟

聽嶰律之宮聲一陽來復望魯臺之雲物萬福攸同恭惟某官豈弟宜民中和布政昔穲令秀惠均洽於陽春佩犢帶牛人自安於化日當景長之履敘宜川至以蒙休某屬領州符阻趨賓閤分光隣壁竊依趨日之暄託訊郵函敢致周正之賀

代前人賀虞丞相加食邑啟

鉅典慶成異恩鼎至以功受賞有加命秩之崇與國同休更啟山川之錫凡居聞聽孰不欣愉竊以天子必有

尊方懋隆於孝治朝廷莫如爵蓋允荅於元勲亶惟命
世之英式賛非常之慶忠嘉深簡光寵用休菾惟其官
博大而高明洪深而果毅孟子之道性善必本乎仁義
之歸皋陶之為帝謨允迪於聖智之事欽惟舜徳克繼
堯勲雖巍巍其有成功撝謙不伐常業業日致其孝歸
美惟勤益増顯號之榮永奉慈顔之喜廣愛形四海既
昭謦於徽章上賢為三公實相成於盛事爰錫屏藩之
寵用旌弼亮之勞福禄無窮勲庸甚茂某側聞乎號喜

極儒衷誦使臣言遠之詩徒傾意氣望相君翹材之館想見光華

代王憲答趙明州啓

叨膺寵數濫總祥刑濡嚮在行莫奉數行之牘啓函下拜遽傳兩喜之言佩謙柄之勤隆揺心旌而傾遡恭惟某官珍凝廟璉秀毓天潢流華閥以被民植豐規而輝國朱轓布政課屢奏於甘泉璽節宣威箭無傳於青海勲勞滋茂寵眷彌優姑倚重於維藩即躋榮於夾輔某

材資鴛綬性禀楞疎兹荐領於使華媿莫承於隆指下大夫之位刺史敢云風采之新長諸侯之居東方庶訖併懞之大

代人謝婺州到任啟

將輸遠服已媿罔功假守近藩又叨申命肅涓時日祇見吏民首宣九重側席憂勤之懷次道一相同心輔贊之實咸識此意舉忘其災伏念某識不逮中器非致遠詩書事業初無游刃之長州縣塵勞自覺斵輪之老向

玷朝行之選浸登宰掾之班一去脩門三更華節當軍務飛書之日及饑民待哺之時俱竭忠勤遂覺曠責精神消耗齒髪凋衰已絶念於功名行收心於香火眷言近甸厥有名州古號劇繁建漢都尉之治今隣浩穰命周保釐之賢適更荒歉之餘已有流亡之衆田閭嘆息倉廩窮空雖冒昧以兹來殆徊徨而是慮信不素孚而欲使豪强相勸而傾廩恩非夙著而欲使貧弱有恃而安居方當視印之初益有臨淵之畏究殫駑鈍悉賴寛

仁茲葢伏遇某官宏業熙邦大猷經世凡匹夫之失所
愧常軫於納溝俾多士之適宜要獨先於執度豈圖委
使猥及懦庸某敢不巨細必親夙宵匪解擬蘭之豈有
望儻蘇難食之民犬馬之力已疲終冀均休之請因脩
謝禮併露懇悰

答總管啟

總漢籍之伍符方傒踵門之幸拜荆州之十部遽先移
牘之臨恭惟某官材力驍雄性資沉鷙傳祕編於圯上

稟秀色於山西金甲牙旗未究安邊之略碧油紅旆聊
為清部之行敦禮每切嚮風未諧識面傾蓋如故將期
幸會之逢投壺雅歌當奉從容之樂

代方守答趙明州賀奉祠啟

宗藩在望方欣魯柝之閑郛真館投閑自笑越吟之病
楚捧尺題而增媿遡森戟以知歸恭惟某官璿萼儲英
珠源毓粹壯矣維城之託屹然磐石之安綘節宣威箭
無傳於海嶠朱轓布政謳屢奏於泉宫簡注彌優勲勞

甚盛胙五色之土聊分青社之封誦九罭之詩即見衮衣之入其漂零末路衰瘁餘生卧病淮陽心嘶非據養痾瘴浦分合退安辭上徼於天閽恩許休於田里伏枕對畫蛇之組方納履以言歸啟函披素鯉之書徒攝衣而下拜

代賀蘇給事啟

轂自謙垣晉登禁瑣夕批救尾論愈切於囊封朝奏殿中地益親於伏閤眷任之意方篤正大之言可行郵音

傳聞輿頌交作恭惟某官禀天剛粹負地直方挺挺豈
規足廉頑而立懦堂堂正議每距詖而放淫風烈不墜
於家聲智畧深承於睿眷將罄謀猷之告更躋論駁之
司元素多仁人之言頋聞爾矣叔翰負宰相之器衆竊
遅之某久託餘光欣聞成命屬謹官箴之守莫陪賀笏
之趨朝有直臣必太平敢先士論之慶國多君子未可
議益知主勢之尊

宮教集卷十二

宋 崔敦禮 撰

雜著十八首

代平江守題御劄奬諭碑

乾道九年秋七月平江闕守詔以臣知軍府事九月軍須了辦蒙恩賜御劄奬諭平江會府經費廣賦入不繼匱乏之聲徹於天聽臣既受命出守視事之三日按倉廩察府庫郡之所須梠然無遺始乃惶汗失措以不克

稱蹇為懼又念職分守土繭絲豈耗已則是責不敢喋喋以瀆君父於是箠策駑鈍夙夜究極以振空竭殿司就牧之資水軍列屯之餽月費鉅萬僅逃乏軍之誅宸恩優異遽賜褒勅奎畫雲章震耀心目登拜跽誦以榮以悸竊惟聖天子在上規恢遠圖顯著綱紀昭融勤懈吏道畢振一時人材奮勵從忠以趨功名之會臣之綿薄有此冒寵自揆慚惕曷敢以私所賜敬用鑱之琬琰垂耀方來非特蟣蝨小臣得以承無窮之光亦將傳玩

四方以為有位者之勸云十月日具位臣拜手稽首謹書

龔養正芥隱銘

予龔子家于吳門有室甚隘促膝不容舉頭則礙託而隱焉名之曰芥隱蹙蹙乎較蟻穴之居蚊睫之館僅為之配人有過而問曰體以養移氣由居改孟子所以誇數仞之崇高少陵所以羡萬間之覆盖今子獨不然抑又何故龔子於是撫掌而笑掉頭而言曰吾不然吾不然

吾豈與子論小大之間哉子其索我於形骸之外吾自視斯室空洞疎闊足以納太虛而包法界其於川瀆流注山嶽凝結反而求之無乎不在吾方陶然而居休然而泰羅萬象於几案之間揖八荒於軒戶之內者也崔子聞之曰芥哉芥哉龔子其得所隱哉安而止俾勿壞

廣運潭銘

唐天寶紀元之九年陜郡太守韋堅有請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以運山東之賦有詔從之乃絶灞滻並

渭而東至永豐倉復與渭合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舟越二年潭成天子臨幸嘉焉錫名廣運竊惟唐都長安左崤右蜀沃野千里所出雖多所用滋廣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以足關中然歷三門底柱之險多風波覆溺之虞楊務廉議鑿棧之役而人被其害李齊物建開山之請而舟卒不通裴耀卿議置諸倉而北運亦艱厥費尤甚至是乃用堅請既復舊渠以興遺迹又鑿巨潭以聚衆艘連檣挾櫓舳艫並進珍奇寶貨錯雜布列吹笛

鳴鼓輻輳樓下都人士女聳觀可謂偉已當是時如崔成甫徒知制得寶之曲而未能勒銘章以示不朽回視鄭陂之頌新豐之碑得無愧歟敢因闕文而為之銘曰

唐受天命長安是都國用不給東南是輸開元太平費日滋益惟是漕渠議者罔識有臣曰堅是究是圖爰得遺跡起漢訖隋迺浚治之以便糧道役無淹晨渠以成告南絶灞滙並渭而東循環周流會于永豐層樓屹然下瞰天府鑿潭其旁漕舟所聚是經是營大輸東南萬

艘並下舳艫相銜篙工柁師芒屨短袖連檣挾櫓鱗次輻輳有尉成甫製歌以揚和者百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來湊樓下都人駕肩歡舞嘆訝天子望見喜形于顏爰賜嘉名曰廣運潭時惟耀卿是興北運歷時浸久人以為病粵有齊物鑿山為門舟不能入水益怒奔猗歟此潭克紹前古我作銘詩勒之岸滸

硯銘

異哉崔子之硯也鏤獸以為模環山以為池獸有炳蔚

可見之文山有清明秀異之姿斯二者皆象夫君子所為異時藻潤邦光粉飾王席則出而用不然且枊而藏之所謂天在山以畜德含其章而發之以時者也

鼎銘

韓子所載劉師服侯喜彌明聯石鼎詩讀之數遍鼎之形模可以盡得依倣模畫為龍頭豕腹爪帶芋萌狀頗謂得真以白金令善工就之著銘其上銘曰制雖古意則新玩其器懷其人

御風列子賛

馳駿馬而上峻坂馬弊則窮駕輕車而適四方車折則止何者彼其所以行假于物也至哉列子御風而行飄然冠裳與風逍遥是亦未免于有待也使風定籟息則吾不知所以乘吾聞至人神動天行彼其扶大虚御正氣游乎八荒之外則行乎止乎吾安知所以然哉

張魏公像賛

堂堂魏公千古之英名震天下如雷如霆世之以成敗

論人物者咸曰公開揔戎之府提百萬之兵左圖右畫規模則宏而迄無成謂公之實不稱厥聲抑不知忠許國而有為躬任重而不驚凜凜乎清中原吞强敵之氣歷九死而不變其孰知公之忠精嗚呼公乎人安知公之然哉蓋公之所能者人也於時則有所不能此余所以覽遺像而撫膺乾道二年重午後一日

倉耗解

崔子朝出遊市寂然若將暮賈區農囷閉而不張錢井

金溝謹其闔藏收列肆於九衢刀布滯乎千商至於白藏之府紅腐之倉賨悰積堞琛幣充梁亦且籤籌寖乎會計關石罷乎低昂怪而問焉有客言於余曰是為春盂望之後一日其名為倉耗財賦出納必有耗竭人所共畏焉崔子曰信然歟客曰是日也著之令甲以為可戒子何疑之有且時之在天有凶而有吉人之於事有避而有就反支為封章之忌甲窮為用武之凶循火焚於陽和之後戒作室於惡月之中夏則戢土工之役春

則禁斬伐之施毋留獄於秋月止發蓋於冬時人之所畏安得不畏之況夫倉耗之名有自來矣余非陰陽家流盖嘗攷之傳記春孟之月日月會于娵訾其宿為危室壁奎之分其象為天倉儲粟之所今玆既望則月之湍者向乎虧月之盈者向乎虛司出納者忌夫虛且虧也故於是戒之崔子曰是可畏也矣雖然子所謂耗者將天奪而鬼縮之與抑水毀而火鑠之與抑雷霆擊而取風雲卷而去與胡為乎謹關鑰固扃鐍兢兢乎獨於

是日也夫所謂耗無日無之人之由此常不自知曷於是日而獨畏為請為予言夫耗之本男不耕耘游手而嬉婦不布帛組麗是為荒南畝而弗勤撫機軸而居奇豐年有啼饑之嘆大寒興索裘之悲則末作之民耗之矣侈奢隆富猗陶埒名公盜山海貸殖私庭鏹藏鉅萬利不周施田連阡陌貧不置錐則兼并之民耗之矣庶人之室侈擬公侯琳宮梵宇帝居同侔倡優僭乎后飾土木被乎文繡錯金翠與珠玉絡綺錦而編綬則習俗

之侈耗之矣疲羸之夫懦瘵之民被甲荷戈傴僂不勝混迹剽猛羣驅連行待哺張頤竭廪空囷則無用之兵耗之矣事不省官羊牧交并官不擇人牛驥同鳴駢倚疊足排厠鱗征無事而食塞局填扃饕竊餼廪自為身榮則不急之官耗之矣視民之利欲漁而獲視公之財欲欺而得謂自營為有功以阜國為無益謂厚己為得計以利民為失策起重斂於無名竄簿書於昏惑恣漁蠹與鼠竊涸利源以竭澤肆姦賂於苞苴空帑藏以貿

易則貪鄙之利耗之矣吁山林之盛不足供無窮之焚江河之廣何以實有漏之巵一線之溜有穿石之患單極之綆有斷幹之期苟六耗之不去將吾財之弗遺夫世之所以爲耗者若是而客乃因日月之交會察弦望之盈虧吝出納於是日嚴警戒而畏之是所謂蔽於天而不知人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齊者也

平江勸農文

國家務農重穀屢下明詔戒勅四方毋傷民事及春和

時又遣刺史親行阡陌勸種藝于農民爾農民其聽刺史言古之時民年二十即受田一夫而百畝春將出耕於野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民畢出然後歸是以地無曠土邑無敖民衣食足倉廩實而民無飢寒流離之患吳門土沃而泉甘賦入之上于大司農者素甲於江浙歲大熟揚珠擣玉充牣盈溢年來習尚侈靡末作者勝雕文刻鏤以相誇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扶携轉徙纍纍然於道路非從事焉者寡食其力者不

至耶刺史甚媿焉今既節其調度時其力役皂衣白梃之隷不得擾於田野爾農民其各安業深爾耕易爾耨疾爾穫毋或失時及秋百室既盈婦子既寧刺史將勞農休息饗朋尊烹羔羊與爾共樂豈不休哉

謗規

人知謗之可憂我以為喜之尤人知謗之可畏我以為愛之至昔者子路樂聞有過道入堂奥德盛名播鄭有鄉校謗議沸騰僑也不毀其政以成誹木諫鼓聖則設

之道路之謗聖則納之而今之人云胡不思聞譽而悅聞謗而怒過則不知為禍之助淤泥生蓮糞壤成芝扁乃言得道之資謗者為忠譽者為諛謗之為誠譽之為欺我欲聞謗而未得之敢作斯言以為謗規

題韓子蒼帖

東坡每得士則喜語人曰所向無一遂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豈造物者專以此物見厚耶余謂陵陽之得黄君其庶幾矣

跋蔡確帖

忠懷公墨帖及送將歸賦其死生禍福之說讀之使人嘆息公初貶新州晁美叔謂人曰以言語罪人今日長此風他日雖悔無及嗚呼美叔深智遠慮所存者大矣使信其說則後來之禍豈遂至於不可救哉

留窮文

子雲之逐貧退之之送窮辭各偉麗余反之作留窮屢空先生正月晦日揖窮鬼與之坐而告之曰子高陽之

裔顓帝之支衣必縷裂食必用糜生號窮鬼沒為窮神死以是日人謂送貧吾與子遊於兹有時矣其相得如膠漆之固其相與如魚水之情故不敢追逐流俗結柳車縛草船載糗與粻繫牛引帆以送子行子能舍我而他之乎言未既欻然若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夫安貧樂道雖士之常貧而無怨亦人之難人有蘭宮秘宇雲楣虹梁棼橑布翼棟桴高驤帶倒茄於藻井飾華榱與璧璫此宮室之麗人所共安也而先生以余之故

獨得夫甕牖而蓬窻六珍殊品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
陸之毛尹公爨鼎庖子揮刀列方丈以華錯陳員案而
星羅此膏粱之味人所同願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
夫藜菽而簞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
焉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玉樹周阿而生此衆寶之
奇人所娛心而侈目也而先生以余之故常捆載垂槖
曾不得一金之為資固宜絕我棄我屏之遠方門神戶
靈叱為不祥逐故就新招迎富康而方且眷眷留我而

不忘敢問所以受知於先生者何如也先生曰吁子來前予之儔朋非三非四在十除五濡七除二順厥天常立為名字凡所以曰訓誨於前使吾佩聖人之道而不為流俗之歸者皆予之志也且夫刻剥侵削肥己瘠人漁民之財以資厥身此可以富矣予則曰奈何傷吾之仁其名曰仁窮禄可苟求位可力致見德不思惟利是嗜此可以富矣予則曰奈何傷吾之義其名曰義窮覬覦貪饕進進不止矯矯亢亢罔顧廉耻此可以富矣予

則曰奈何傷吾之禮其名曰禮窮籠以術數周以心計揣摩低昂而囼市利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智其名曰智窮爲姦爲欺爲鄙爲吝乎誕弗恤貨殖是徇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信也其名曰信窮凡此五窮爲吾五友戹窮相隨貧賤相守教之誨之使我不茍吾其在下得此五友磨礱訓勵以飭厥躬吾其在上得此五友傑卓清特以奮厥功使千百世之下凜凜乎仰吾之清風所謂富貴不能移其志勢利不能動

其愚者也若夫慕外物之謂樂謂貧賤為可悲斥吾五友而去之茲余之所不忍為已而五窮相顧失笑曰先生知我矣願與為友無相棄

代祭陳運使文

惟公德粹而夷行和而恭魁然重厚長者之風問學之源則有所從了翁之門默堂之宗早躋朝行厥問顯融壁水是師金閨是通命登寀寮紀綱彌縫命掌掖垣卓然詞雄僉曰宜哉金鑾之宫公謂不然予惟外庸其車

皇皇于江之東尚期還歸克暢厥功云何天奪夜舟俄空念茲同寅周旋從容十日不見奄然長終顧視陳迹揮涕沾胷歌此奠詩以告我衷

祭陳運使文

惟公奥學本於家傳鉅材見於時用外臺將指方持金節之華遊水興嗟遽赴玉樓之召咽悲笳於曉日拂歸旐於秋風酹以清樽敬致靈輀之奠潸然哀涕爲同行路之傷

代祭林樞密文

惟公醇明碩大端介直方於仁則柔於義則剛其柔維何政安且平分麾秉軺父母其稱其剛維何不畏彊禦洪樞宥府委焉如屣公之退休凜乎高風優游樂康八十而終念嘗相從閩海之涯綢繆話言有偉其辭云何一别遂隔生死寓哀往奠嗚呼亡矣

祭梁憲恭人文

端良之德令淑之姿克昌高門婦道有輝富貴康艾百

年其期奄斯淪没聞者嗟咨清酤薄奠寬其歆之

福建提舉錢公墓誌

淳熙五年夏五月朝請郎提舉福建常平茶事錢公以疾卒于家越明年冬公弟秘閣脩撰福建路轉運副使佃以書來曰先兄葬有日矣嫂氏圖所以託不朽者聚族黨而謀之咸以子宜諸孤不敢違杖而走敢請某捧書泣曰某辛託公門辱平昔之愛厚今當銘公墓雖哀甚文不能緒亦何敢不力顧念銘所以信後世者以其

公爾令取諸姻親之私得無以其故反鬱公德美亡以畀後人以告脩撰脩撰反命曰事問可傳不可傳言問可信不可信何疑親為且前輩鉅公為此可考也其瞿然不敢當益謝不獲則序而銘之公諱俁字廷碩一字惟大其先吳越王踈屬有賜田居常熟之李墓者故世為平江常熟人曾祖仁貴不仕祖衍累贈右朝議大夫父觀復嘗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累贈通奉大夫公自少穎異讀書不求涉獵務極源底戶部公既及全盛時從

諸老游窺其堂奥於易學猶深公既盡聞餘論又擔簦負笈追四方名儒講道理問經義嘗受春秋於師古先生遂盡通其旨蓋公之學非利祿計者也甫弱冠從鄉進士舉考官徐良能見其文不凡有本源意必老儒曾多識前輩遂以為選首啟封乃公大驚異之公自是聲發騤騤游上庠率古前等厥稱譁然紹興二十一年中乙科授迪功郎調紹興府山陰尉未赴丁户部憂未終喪丁太夫人憂公率其昆弟執哀幾毀免喪朞年始求

仕授泰州州學教授自一命閱十餘年而僅得祿同時流輩悉清顯矣公貌夷氣粹益和且平泰兵後庠序不治然士子聞公名樂公之來相與接踵來歸充溢于門公發明經義貶異植正學者往往優游厭飫得通其意會時議省兩淮冗員教官在省中士子羣詣請留守上其事獲請泰講席賴公獨不廢乾道二年任滿以薦格轉從政郎名除太學正公從容學省斂以靜晦人莫窺其涯際五年考滿以訓導有勞改宣教郎六年除宗正

寺主簿以書賞轉奉議郎七年遷太府寺丞未幾兼倉
部郎中始人皆以公儒者不嫺於吏及司出納掌儲峙
簡明精密咸就條理方知公為有用之才也是年轉承
議郎八年遷宗正寺丞以丐外得請知袁州九年轉朝
奉郎未赴郡淳熙二年以秘書丞起于家公有序序名
又徊翔中都衆望久屬館閣任人物者屢以言欲上輙
止至是士論謂宜既而兼權司封郎官適慶壽肆賚曹
事紛委公酬答裕如事以畢舉引同列嫌罷權除秘書

省著作郎轉朝散郎四年除將作少監轉朝議郎五年以疾請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方待對而卒公清方篤誠明白純粹居無一語妄亦不能曲容處已接物氣仁色温至論古今辨是非議論奮發扶正疾邪有凛然不可犯之色與人交過所合輙傾倒見肺肝至非其與一壁絶外之其學師友淵源於經術必究其微言大法其文簡深安重專慕栁子厚之風平生無他嗜好於世事雖服食亦不問自旦至暮悉沉㝠於文史藏書數千

卷朱墨精謹皆手自校夜漏盡三十刻猶青燈熒然聞誦書聲已而援琴撫曲家人知其將寢雖至老亦然居家撫昆弟怡怡侃侃無一毫閒言仕中都不事趨競當路僅脩常禮未嘗前交一談達官以故嘗一詣之客衆不得道欵密終其去不再往是以回旋委蛇卒不大振然而其自視仰無愧俯無怍孔子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者至其終無一語及家事談笑不亂安坐而逝自非踐履實地合於誠明之學詎能然歟平

生所著葺其遺槀得文集五卷諸經講解十卷易說三卷藏于家公娶同郡馬氏封安人三子曰懷忠曰言忠曰作忠其伯仲嘗以國學薦試南宫皆力學能文有志持門户者二女長適某次適迪功郎臨安縣尉陳紳始公懷宜春太守章還家上冢指其東麓曰他日必葬我于此毋令遠吾親也諸孤從其志以淳熙六年十二月七日歸公縣虞山户部塋之側其銘曰賦之厚矣而啚艱其施仕之亨矣而啚戾其宜學不陪細旃之論文不

登清廟之詩與隨而夷寧介而踦衆趨我違迄止于斯

嗚呼刻銘幽宮于以昭之

